夜雨秋燈錄/卷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三

夜雨秋燈錄
卷四
作者：宣鼎

卷五

香妮兒

任城某夫人，為金鄉世家女。偶歸寧，遇一農家婦，年廿餘，裙布釵荊，貌頗修潔，依依膝下，堅乞携之返任城，任灑掃炊爨諸事，不計傭值也。夫人允其請。歸則勤厥職，得人憐。惟卓午後，必懷兩蒸餅貿貿焉、皇皇焉出走於城廂內外，日下舂始回，月餘無間。夫人詫而問之，默無以應，涕涔涔。堅詢之，始愴然自陳云：「兒夫家頗充裕，非傭而後食者，頃隨夫人來，為尋老母消息耳。」因而泣下。曰：「妮子殊懵懂！婦人出嫁，非繈褓間物，豈有自家門戶一轉瞬而茫然者耶？北堂所居，循途即得，何若是之難尋？」曰：「非也。兒家本赤貧，年五齡，父病卒，母盡售茅棚長物，始購薄桐棺，携兒送葬北鄺。後自度萬不能守，道至一處，有橋有河，河有船，岸有行旅，宛目前南關風景，當日不識也。正行時，一男兩女自東來，與兒母刺刺言。母涕不能仰，旋解襟上五文錢，買一炊餅，置兒手。瞥眼間，母不見，滾地袁號，亦無人問。因煢煢入一城門，沿街行鋪，趨就乞食。三四日忽遇一莽男子，凝睇多時，問我蹤跡，具告之。渠詭云兒戚，且云：『汝母改嫁，汝將何依，曷依我為活』？不得已，涕泣隨之。行二日，達一村墅，即今金鄉之鄉，其家一翁、一嫗、一童男，與渠語多時，渠書一紙與翁，翁以兩貫錢與渠，渠去，兒遂留。翁嫗即今之舅姑也，童男即今之良人也。幸舅姑愛兒若己出，年十六即配為兒婦。家務農，頻年有秋。惟兒背人時號慟，蓄求母之志且堅。舅姑得其

情，憐而許可，始承夫人携帶至此。不得母，誓不還耳。」夫人急撫其背，曰：「孝女也，孝女也！向幾皮相子矣。然而茫茫道途，從何蹤跡？別已十數年，汝母之聲音笑貌尚記其仿佛耶？」曰：「吾母齒雖邁、服雖更，而面龐固無日不嵌兒心曲。見可得其似，問可得其詳，只慮求不面，不慮面不識耳。」夫人嗟賞，聽其出遊，且命臧獲代物色。

時正首夏，農功正忙，村姑老少妍媸，咸作苦於綠蔭深處。女瞰釵笄多處，必趨與攀話，說當日別母事。人俱愛憐，然罔知母耗，惟代為扼腕而已。一日行倦，視路口有尼庵，內外岑寂，靈篩不卷，爐篆猶溫，龕內肖一女像，水仙也。女對之叩拜，默禱喃喃，即就蒲團憩而假寐。甫交睫，突一美女子風裳月帔，環珮姍姍，自外至，呼女曰：「汝尋母者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慘慘烏私，思之不得。於何求之？石佛之側。」言已，指內曰：「汝母來矣。」女一回首，則美女頓杳。而己亦頓寤，乃牢牢記石佛二字。適優婆來，問庵有石佛否？曰：「無。」問：「郊有石佛祠乎？」曰：「東去數里，良有石佛閘，祠則未聞也。」女恍然若有所悟，視庭前松影正覆槐，日尚高，急望東狂奔。少頃至閘，果有石佛古跡。然鴉奴龍媼，誰示指南？一老嫗滿面雞皮皺者，神情居然似母，心急不辨真贋，遽抱而呼之曰：「娘！」聲淚遽迸。嫗大驚，自云：「從未生女，誰家女子來此戲弄老身？」女頗自慚，旁觀者莫不鼓擊以為孟浪。忽一斑白婦瞭視良久，遽呼女曰：「汝是香妮兒耶？」女破涕急應曰：「兒是香妮。」曰：「是香妮，當是吾女。」女悲號云：「識香妮者，當是吾母。」母云：「且緩，真香妮耶，其左脅下有小瘤，如龍眼大。」女躍起自承而大呼曰：「兒有瘤，兒真有瘤。」與母摸索，果不誣，乃相持痛哭。既而母又疑非是，且輟哭間，忽兩少年聞聲坌至，曰：「母何悲？」曰：「汝姊來，汝姊來尋我矣。」少年錯愕，蓋母再醮所生之兩子也。後夫故家小康，因從未言當日有女，故驚駭莫比。哭已，携至家，互述遭遇，兩弟叩以女兄禮，笑啼並作，鄰人來觀。秉燭夜闌，相對若夢，問女何以至此？以邑紳夫人對。翌携禮物謝夫人，並以冥鏹麥飯尋女父葬處。至則萬塚攢攢，驚禽駭獸相飛逐，一抔黃土久已模糊。日暮始痛哭而返。然而兩家姻婭，則由此始通。某夫人矜其孝，囑文人作傳以傳之，因循未果。黃君近午為我言，故筆其梗概。又云：女初遇母時，匆促三四語，即跪進懷中蒸餅。母云：「我此時固未嘗饑也。」曰：「母雖不饑，然兒之寸心固無日不愁母饑，每一閉目，即見母當日啼饑情狀。」是語也，即愚人耳，亦當淚漣。

懊儂氏曰：香妮由棄而行乞，由乞而遭拐，而為人家婦，迢迢十數載，艱苦備嘗。其心中只知有母，不知有他，卒也孺慕之思酬於一旦，其某夫人之慈惠與？抑水仙神之靈感與？蓋一腔至性，百折不回，早已格鬼神而達帝天矣。彼席豐、履厚而不能事其親者，鬚眉耶，非鬚眉耶？如香妮兒者，巾幗耶？非巾幗耶？

海陽李氏女郎

庚申，粵逆竄東魯，狼奔豕突，登州闔郡皆遭蹂躪。有海陽李氏女子，為賊所擄，脅登馬背，掩袖悲啼。女貌豔而才豐，私以剪刀自衛，賊百計誘之，女以剪刺玉膚，花容碎裂，終不為所汙。同難女流謂女曰：「汝既不能歸，又義不受辱，何不徑死，作一了當？」女曰：「我視死如歸矣。其所以含垢忍恥，延旦夕生者，良由上有爹娘，下無兄妹，冀一旦脫身，歸慰老親耳。」比攜至蘭山，突遇僧邸，迎剿奮擊，賊敗北。女又為亂兵所得，欲汙之，女厲聲曰：「汝曹較賊尤惡耶？賊且無如我何，況汝乎？」言已，出剪刀刺臂上肉，血縷縷，濺衣襟，一老幕府譴之，收作養女，允得隙送之歸，遂遺落劉家砦，後竟不知所終。先有逃弁將返海陽，女潛托寄家書，後附七律八首。弁出，為要津所獲，斬之。女之詩遂傳于時，而書早遺失，名又湮沒，惜哉！頃從孟君敬甫處錄出。詩日：

靜鎖深閨十八年，何曾覿面到人前。閑將寶鴨焚香火，早向蘭窗理翠鈿。

蝶夢乍回春寂寂，梨雲初落影娟娟。無端匝地烽煙起，骨肉驚分各一夭。

亙天烈焰逼通宵，廣廈連雲一炬焦。驚聽鬼車從昨夜，脅隨征騎在今朝。

青春早值流離劫，紅粉安能頃刻銷。太息崑崙難再得，誰從虎口度紅綃。

高堂撒手慘如何，玉箸交垂濕絳羅。鼙鼓聲中心膽裂，旌旗影裡恨愁多。

香閨昨夕方停繡，逆旅今宵又枕戈。幸少菱花銅鏡子，自家不識蹙雙蛾。

滿眼淒涼滿腹酸，蓬鬆雲鬢淚闌干。蘭閨那解無家苦，蓮島何堪行路難。

硬把紅巾披鳳髻，強將鐵甲換羅紈。鄉關何處能回首，坑雨鈴風徹骨寒。

哀哀畫角又移兵，夜色朦朧正五更。萬疊愁雲連遠寨，一鉤殘月冷荒城。

草枯木落含悲態，鶴唳猿啼帶哭聲。遙想椿萱門外望，幾曾割斷念兒情。

空山落日罥殘霞，野店荒村噪暮鴉。前隊喧呼方駐馬，後軍答應早停車。

瘡痍滿地天應泣，刁斗無聲夜忽嘩。聞說何緣歸舊路，明宵依又宿誰家。

梗斷萍飄黯自傷，中途何幸遇僧王。雷霆一擊妖氛散，楊柳千條驛路長。

滴淚可憐鵑暗泣，臨書翻妒雁高翔。蘭山西角劉家砦，苟且偷生學豹藏。

海上登州屬海陽，村名牛渚是兒鄉。恨無兄弟孤生李，未嫁夫君大道王。

願借寸丹求伯叔，好將尺素達爺娘。誰能義贖文姬返，鏤肺披肝誓不忘。

懊儂氏曰：昔黃九煙聞漢陽女子被擄至江口，作絕命詩七首，付擔水人，托交與讀書相公，然後聳身赴水死。時人以詩刻石，江上過而讀者，罔不流連。九煙深以不知女名為恨，或示於乩，曰：盧佛蓮。或示於夢，曰：佛保。均不得其詳。茲讀李氏女郎詩，幾與九煙同一恨事。

長人

長人者，徽人，造墨為業。兄弟兩人均長丈餘，衣食頗難敷，深以為苦，每出市上，小兒歡噪走逐之，呼曰：「長人來！」又名曰：「賽山魈。」一日西洋人遇之，以為奇，以多金聘之去，為制顯宦冠服極華，擇洋婦之黝且矮者配之，置於危樓，窗面面嵌玻璃，餌人矚之，則頭大如五石甕，腰圍如五石瓠矣。觀者爭擲金錢如雨，以故獲重利。又緘以極大玻璃盒，舁往鄰國諸海島，以示奇異，輒誇耀曰：「中華有如此大人，我能舁之來。」則凡以大人自炫者皆可危矣。

又都中有某婦，妊三年不育，體日長而腹日皤，食斗許尚不能飽，家由是竟貧如洗。吾嘗謂彼長人若不遇西洋人，即以此婦配之，真無獨而有偶也。獨是配其兄矣，乃弟又為之歌朝雉奈何？彼洋人使之修短懸殊，豈即雲泥之隔耶？一笑。

谷慧兒

揚州西山董君名韶秀，字梅仲，美男子也。少以神童補博士弟子員，其父晟鍾愛之若命。時草賊劉青海蠢動，村堡郡邑，團防備禦。凡世家子，多於呫嗶暇習武備，生亦與焉。擇配甚苛，每云「娶婦須無俗韻，庶生子始得英物。若蓬首鳩盤荼，寧終鰥耳。果得可人，當不以門第限。」一時議婚輒少許可，晟亦不忍拂，以故年冠猶獨居也。一日，有老夫婦攜一幼女、一禿髮童來，自云陝人，戈姓，善演戲術，鳴鉦擊鼓，各獻所長。

女名谷慧兒，貌豔冶，弄盆子，唱鷓鴣，舞柘枝，觀者如堵牆，無不喝彩。尤能纖足繩上行耍，渾脫瀏亮，令人想公孫大娘。女甫下，即見禿髮童獻方朔桃，栽莊子瓜，變幻生物，女遽捧金漆盤索戲值，得彩甚豐。瞥見生雜人叢中，如雞群鶴立，凝睇不忍去。生亦愛其美，溜眼波焉。少時生渴思飲，女于百步外擲櫻桃入生口，屢擲屢中，如彈無虛發。

市散觀止，生禁禁步芳郊，女突於身後牽衣，問姓名居址，詳告之。又以繡帕裹櫻桃百顆贈生，且曰：「郎於夜靜，曷過我寓廬清譚？」生應之而終怯物議。明日再演，不敢往。旋有媒約詣晟，告曰：「戈史愛賢郎英發，願以息女奉箕帚。」晟卻之，生不知也。明年，翁媼復來，於近村芳草地開圍場，築行臺，彩絲錯雜，金碧陸離，揚言曰：「吾女年及笄，當為人婦，然不願闖茸兒，今與諸君約，無論流品，不計家世，敢登臺與吾女一角拳勇，勝則嫁。年邁人無食言。」每晨鼓吹畢，哀絲豪竹迭奏，女豔妝含笑登場，較曩時尤美。視臺下老稚咸集，乃扣梁而歌曰：

怕逐楊花結陣飛，好花莫當野薔薇。薔薇花好刺傷手，郎若無情妾自歸。

歌畢嬌喚曰：「好男子何妨賜教，一角低昂，無靦腆為裙釵笑也。」里之惡少年，既戀其美，又惡其誇，且藐其柔，乃魚貫上。甫交手，即如片瓦高處擲，數日無勝者。次日，生在塾中聞其異，偕同硯人來窺。女彈鋏歌曰：

水上清風天上月，雲際鶼鶼波底蝶。不為卿卿我不來，好花欲折何妨折。

生聞之心動，然憚其勇，不敢角。眾慫恿之，乃攬衣躍登，拼博美人一擲為笑。女見生若不相識，含笑曰：「妾風塵陋質，不敢附名門，竊借好身手作紅絲，非兒戲，倘有冒觸威儀，能賜憐恕否？」生曰：「試為之。」眾睹生與女如璧蕊瓊英，因風滾舞。無何，女遽折小蠻腰，翹蓮瓣，作天女掃花勢。生乘隙遽托足一擲，女已跌百步外，伏

地嬌啼。翁媼齊出拍掌曰：「真吾婿也。」即盛服詣生家，以意告晟，晟不許。翁曰：「前已預言，誰教文郎顯手段，絕無憐香惜玉情耶？谷慧兒當場出醜，非市上買蔬果能任人顛簸者。」晟不應。嫗曰：「若毀約不難，煩君家閨秀出與吾家禿髮童一擲便了。」晟怒叱之。翁即伸掌擘庭前大槐樹，樹斷如刀切，曰：「兒女婚姻，三生註定，敢有再拘執者有如此樹。」晟始恐怖。村中父老豔其事，爭贊其成。須臾，鼓樂雷動，彩輿到門，白足健兒十余人，輪運妝奩，極富。呼生出，與交拜，成嘉禮。堂上設華筵，若宿構者。翁媼上坐，顧村人曰：「女貌雖陋，奩篋雖薄，尚不辱沒葭莩乎？」舉杯略一呷，禿髮童跪白曰：「兩衛備矣。」翁媼即起辭，晟挽留不迭，問何之？曰：「愚夫婦大忙，其所以僕僕風塵逢場作戲者，為小妮子擇婿耳。頃付託得人，從此天涯海角無定止矣。」匆匆出門，各跨一騾，電掣風馳，蹤跡頓杳。眾駭詫，究不知其誰何。

入視洞房，窮極壯麗，亦不知何猝辦如是。生之小友聞得麗偶，爭致酒為賀，揚俗謂之送房。其實恣飲嚼，供嘲謔，陋習也。生為眾勸飲，酩酊沉醉，比客散，已玉山頹。蓮漏三催，生斜臥繡榻，女凝妝坐鏡臺側，遣婢媼就寢。突見床頂有刀光一閃，女不語，支頤假寐伺之。蓋樑上君子瞰其奩富，乘鬧新時掩入，意女勇，亦從無新嫁娘能捉賊者。遽從床頂躍下，扛一巨篋，肩負出房。女從容抽刃出，隨賊躍登屋，屋盡登樓，樓盡登牆，遽捉其領若千鈞壓。賊舍篋，哀釋之。女曰：「狗奴若不留一切證，吾無以對吾夫，曷留下首領去？」賊哀之，涕欲死。女抽刃削其兩耳下，始放走。

女攜篋袖耳歸，眾猶酣寢，雞犬不驚。掩戶卸妝，移燭入幃，為生解衣，抱入香衾。生醒們之，肌膚滑膩，香澤溫柔，狎之，猶處子也。清晨拜見姑嫜，袖出兩耳擲几上，血猶漉漉。驚詢，詳告之。問：「既真勇，何藝出怯書生下？」曰：「是不過攀龍附鳳計耳。」問翁媼何人，笑不答。伉儷甚篤，事翁姑至孝，尤善居積，自女歸後，家暴富。晟清貧起家，吝於資，女則時以錢米周人急，豔名賢聲，溢於桑梓。

年餘，賊由西道來偵實，舉村欲徙，女不可。村東固有劉厲王廟，早頹敗，女命拆瓦甓，累累置路側，如棋布，如星羅。匿翁姑于曲室，囑生領村人伏要隘，云：「見燈光即起大呼。」安置訖，賊大股至，蟻集蜂屯，疾如風雨。女華妝立村門，招之以手。賊奔入，如千岩萬壑，愈走愈迷，正謀返退，瓦甓忽飛起，碎賊首，黑風怒號，白晝若冥。賊見一女子提紅紗燈引導曰：「吾觀音案前龍女也，曷隨行得生。」賊環叩誦佛號，行十余步見紗燈大亮，伏者盡起，引吭大呼。賊亂，自相踐踏，墮大澤中。風定，官兵來，咸就擒。內一賊無兩耳，蓋即前之扛篋者。女出奩中資五千金，重建厲王廟，勒碑紀事，云：「是捷賴神助，歸功於神。」又出二千金賑鄉里。生略止之，女笑曰：「郎

尚以武備為盡可恃耶？」既而生及第，父母相繼逝，生子一，名莊，秀藹可人，急為聘名家女鶴官，委以家事。時村中有孀婦生遺腹女而逝，女殮其母而撫其女，名曰棄兒，屬媳鶴官曰：「試乳哺之，長必有福，年二十始與論婚。」一日與生更行裝，隨一婢一媼，遍辭戚屬，云將往遊太行。村人爭來送行，甚有牽衣涕下者。女曰：「善視吾兒，即報德，毋戀戀也。」言已，抽劍畫地，曰：「以此為界。」視畫跡如血，而車馬已遠矣。莊後獲解官，東浙歲饑，擅發倉廩，觸怒長官，奏劾之。朝廷遣官來勘，莊伏謁甚恭，而官人殊傲慢。及詳視履歷，大驚，問父母姓氏，告之。忽伏拜曰：「是吾兄也。」自云大梁籍，父母居汴時所生，名嚴，亦少年科甲，每聞父母云有兄居揚，不意晤於此。且云已遣人迎養矣。因出資代兄斡旋，得棄官，無餘罪。嚴亦新遷官，即蒞任，無何，使者回，僅攜婢媼來，云太公太母晨起遊太行，數月不返。聞之驚悼，遣人四訪，無消息。莊即移家於汴同居。嚴新喪偶，即以棄兒妻之，甚相得。至今村人感其德，于厲王廟側建祠，肖像祀之，曰雙仙庵。

懊儂氏曰：竿木家兒有仙材歟？憐香擲果者情也，飛行跳蕩者俠也，俠得情而愈靈，情以俠而始真，然後慕寥廓之空，操吐納之術，情亦仙，俠亦仙也。慧卿，慧卿，豈以茫茫天壤絕無磨鏡者乎？抑以翩翩董郎夙有仙骨者乎？結束登場，情態令人可想。

白老長

保定范叟，只一子，名希淹，十八補博士弟子員，弱不勝衣，叟所鍾愛，顧因貧，年十九尚未娶。時將秋闈，下帷肄舉業。一夕正伏案作蠅頭楷，突一好女子著洋紗雪花比甲，滿頭插洋花朵，襟掛洋鋼表，貌亭亭，顧生書，贊曰：「好筆力。」生譇為狐，置不理。然由此時至，或執生手，憑生肩，捋生褲，種種挑逗，而膚香髮澤能醉心，久久不自持，遂與狎。

女亦不自諱為狐，惟勸生皈依天主，可禦貧。生漫應之。月餘，體憊，骨柴立。叟顧子形漸銷，驚詢之，以實告。顧無計可遣去，憂慮莫名。

一日有老人來，蒼顏白髮，自稱為白老長，登堂謁叟，貌藹如，云家在西山，少習敕勒，精驅役。叟告以子病，乞祓除。曰：「易耳。」戟指畫水，咒移時，遍灑屋宇，狐果絕跡。叟欲酬以金，不受。第曰：「賢郎患未已也。」詢何故？曰；「僕在此，則狐遁。僕去，則狐又來，且更恣。僕又勞勞，不能常住塵埃，奈何？」叟求萬全。曰：「無已，僕有弱息，年及笄，尚待字，曷即妻公子？渠亦有術，固為公子護身符，且免

老朽桑榆累，非兩全乎？」喜而諾之。

翌日，老人褐冠鮮衣，導數人肩輿至。扶出，則一絕色女郎也，纖腰婀娜，體輕而柔，行步便捷，無羞澀態。叟與老人坐視兩小成嘉禮，琴瑟雙雙，其樂靡極。夕送生入洞房，叟另除室館老人。夜半忽聞剝啄聲甚厲，叟拔關出視，則老人所逐之狐也。白知之亦起，問曰：「定欲尋死耶？不然何又復返？」狐怒曰：「汝不過西山一巨蛇耳，敢於假託驅狐，為女覓老公，無恥孰甚？」白亦怒，口吐舌，長數尺，直如劍，刺狐女鼻。狐倒地復本相，口猶人言，哀哀求恕。白曰：「法本不赦，姑看吾女合巹夕，事事求吉利。舌劍之利，汝既知憚，曷速遁，免汙乃翁舌。」狐倉皇遁去。

翌日，老人坐中堂，看女梳頭，婿把卷，喋喋與叟話家常。忽來一狐黨　　僧，聲言誅妖，闖入，席地坐，閉目合十，喃喃誦咒語。白笑曰：「技止此耶？」火之，烈焰應聲起，　　僧蟠炙如肥牡，抱頭鼠竄去。先是狐歸訴於主者，遣門下　　來，　　歸又遣魈僧來，甫至門首，即叫號，聲如雷，腹大如彭亨豕，手執利刃亮如霜雪。而白已伺於廡，比入未及言，白遽喝曰：「火之！」火即生魈股際，騰騰及鬚眉，額爛頭焦，不可忍，急奪門遁，火滾滾隨之焚。

市人無老稚男婦，爭撫掌曰：「快哉此火！」主者益羞憤，鳴於將弁某，且啗以金，更挾以勢。某惶遽承命，乃飛簽捉叟父子，將置有司囹圄，坐以妖法。時收者在門，生回告女曰：「卿父為某驅魅，今為卿得罪。某死不足惜，所難堪者，老父耳。」女亦泣。老人顧生笑曰：「癡男子何其餒也，曷隨公人去，桁楊刀鋸，僕自當之，無預汝父子事。」明日，某鞫生，將繩以法，生無言，惟大呼「白丈人救我！」白昂然入，挺立不跪，顧某笑不已，舌時出唇外數尺，光焰焰，若朝霞。某懼詫曰：「汝何者妖，敢若是？」曰：「僕誠西山千餘年之老白蛇，然僕修煉精吐納術，從不噬人害生物，以故雷霆不能誅，仙法不能糾，是蛇而人，且將仙也。視汝雖儼然人上者，不過人而獸，較彼之人而畜，畜而人者，更可嗤耳。」

言已，袖出一鱗，大如盆，明如鏡，呈案上曰：「此寶物也，請賂之。」某取以自燭，則驢頭修修然，汗浸浸如蒸籠上氣。急擲之，鏗然墮地，碎且頓滅，叫罵不已。白笑曰：「此其所以為驢也，自以為一鳴驚人，詎一看草料，即頸首、戢耳、受羈勒，驢之本領不過如是耳。」言已狂笑，聲如裂竹，如怒鴞，滿堂皂隸皆失色。既而太息曰：「公膺簡開府一郡，不能制畜，且為畜愚，罪無辜之良民，亦何其愚乎！況畜之來也，其罪惡不能殫述。凡有人心者，莫不思寢其皮，而食其肉。公獨衛之，何也？抑為伊所

嗾，不得已耶？」某語塞，大呼「杖來！」白瞋目曰：「驢性又發耶？火之！」言未已，座上人已衣履煨燼矣。某不敢復理，立釋范叟與生，而謝狐黨。白亦從茲遠引，不復至。

狐黨究畏白女，不敢仇。一日狐自至，登堂拜女，伏閨闈，誓不起。女挽之曰：「何必爾，豈乘老父去，將猶甘心我夫婦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婢子無此法，更無此膽。娘子天人，願執巾櫛，充賤婢。彼法邪終不敵正，矧彼將撲滅，不能熾，昨晤火龍子，得開導，豁然悟。來依娘子，避雷霆劫耳。」女曰：「既誠矣，可姑留，但不准惑郎君。」婢指天為誓。婢時于閨中陳雜戲博女歡，能一足飛行作商羊舞。女曰：「我以多勝少可乎？」須臾，裙下伸纖足數十，皆翹如嫩筍芽。婢遂驚伏，悚惕不敢萌異志。然究不安于室，時與僕人私，女以好言遣之去。後亦無他異。

懊儂氏曰：火有二快，阿房與赤壁戰也，當其東風助陣，烈焰橫飛，萬里彤雲，上下一色，恨未能躬逢其事，作壁上觀，浮一大白。今觀白老長之火，燒狐者如彼，燒似狐者如此，快哉！白老長，茫茫天壤，將何往耶，抑化為神龍盤空飛去耶？問之無言，此中悵觸。

識字魈

吾家有井東吟社，別業也。後門臨夫子廟，甚空闊，夏日凡習崑山曲者，恒歌於此，藉以納涼。一夕，數輩正倚歌而和，弦管嗷嘈，雲為之遏。其南面雉堞齒齒，突見一巨人，較方相尤偉，側身坐女牆，背北面南，拍掌聽曲，若示許可狀。眾大驚欲遁，一崇姓子膽素壯，曰：「請仍歌無恐，吾當與之惡作劇。」扣市兒門，購最巨爆竹一掛，鷺行伏巨人後，火燃爆裂，連珠奇震。巨人不及回顧，遽邁步跨河如跨羊溝，搖搖入南山去。時月明如晝，眾登城見巨人衣黑裳，頭如五石甕，時方盛暑，風過處，木葉脫落飛舞，瑟瑟隨之行。明日視履跡，長六尺余，沙上留草書一行曰：「聽曲甚樂，放爆甚惡。無知小兒，謹防一鑿。」字跡夭矯，若懷素體。後八月，崇入南山探親，悠悠策蹇歸，忽空中飛一卵石，擊中肩，大痛，臂欲折。趨歸醫之，莫瘳，遂半邊枯。此亦山魈也。

魈喜聽曲，吾聞之。畏放爆，吾又聞之。魅善草書，則未之聞也。豈亦鬼中之風雅者與？惜量淺不能容物，空負此魁偉形骸耳。大奇！

上官生

上官生，字洞卿，名簫，洛陽人。幼隨宦皖省，長即操申韓學。時應鍾離太守幕聘，甚相得。貌姣好，善修飾，性慷爽，喜結納。年二十猶未娶，因擇配太苛也。太守金姓，忘其名，欲贈生婢，不可。會婢與僕私，事露，牽致主母，太守怒，橫劍按驗。生極力斡旋，與僕金，使之遁，索婢來，令他適。又邑有富室女，嫁三月生子，舅姑憤興訟。太守將設五毒研求，生急止之。潛訪，知婿曾逾垣就女宿，得實證，訟遂解。

太守子，惡少也。疑生通苞苴，譖以蜚語，太守亦疑，時露諷刺。生拂袖去。惘惘無所適，思魯中丞某公為先甫同歲生，往作依劉，或轉薦禰。比至，則中承已薨逝，不得已，盡以囊橐供遊覽，蓬萊海市、泰山日觀、聖陵碑版，無不縱觀。荏苒兩年，始尋舊轍。行抵蒜山，瓜步間，遇舊識寇太史，退老林泉，臨江築別墅甚佳。愛生才，浼修譜系，留住東鄰古精藍，遣僕司炊爨。生愛其樹石亭臺，斷垣僅隔，耳聽漁唱，門無俗賓，遂以為此間樂，不思舊業矣。一夕膳畢，僕去，生倚胡床納涼，月色昏黃，流螢上下，忽見一白袷少年手持紈箑，臨風玉樹，舉世無儔，翩翩自西牆竹林中出，徘徊瞻眺，俯首吟哦。

詞曰：

玉漏乍停人乍定，仲子牆邊，隔著羅敷徑。薄薄紗窗何故俊，依稀閃個人兒影。

吟數次，苦無下闋。生戲為貂續，吟曰：

立遍銀階誰寄信，這搭蒼苔，留下纖纖印。驀地一聲花下磬，回頭好月圓如餅。

少年聞即姍姍來，喜曰：「何圖深夜尚有同調耶？」相將入座，互訊平生。少年自云查姓，字琴痕，小寓比鄰，有徑可越。生自起瀹茗供客，少年亦手撿樹枝助薪。終夜清譚，雞唱始去，生送至徑邊，殷殷訂後約。琴曰：「鄙俚之詞，誠不足助霏屑，僕有拙技，明當奉獻，不知許擾清課否？」曰：「幸甚。」歸而滅燭就枕，細想其風致，不滅南威。明宵候之，久不至。三四夕始來，漫責負約。曰：「候山荊眠熟始來耳。」生曰：「攜有仙眷，想亦絕代。」琴酡然曰：「貌與僕等。」袖出玉笛曰：「君善此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曰：「請賡昨宵詞，僕倚而和之可乎？」生喜，一唱一吹，風習習，如聞步虛。生遽偎琴坐，曰：「弟如此表表，又慧而文，僕若巾幗，當為弟相思死。」曰：「豈鬚眉即不為我相思死耶？然則猶非真情種也。」曰：「實告弟，目睹玉容，已顛倒衣裳，輾轉枕席兩晝夜矣。」琴縱體入懷，戲嘲曰：「龍陽君情急矣，然弟系天閹，不

克救君急，奈何？」生喜，即狎抱摩挲後庭求歡。琴面赧，急拒以手，曰：「相愛何必在此？」曰：「兩雄相逐，非此不能真個銷魂。」曰：「君能告我尻尾戲之原，即可。」曰：「俗傳起于黃帝征蚩尤時，其他則餘桃斷袖，翠被銅山，載史冊者甚夥。」琴大笑，搖手力卻。生哀曰：「弟如見憐，請交易其事。」琴更笑不可仰，曰：「僕客也，君主也。曷先盡東道誼？」生曰：「諾。」入室下帷，解衣就榻。生恐其偉器，受枘鑿之苦，先們之，大駭，蓋荳蔻含香，蓮苞帶露，一好女子也。不及詳潔，遽與綢繆，妖豔動情，其樂無極。事已，以臂代枕，始詢其奇。自云：「某太史好以奇法淫，飾女為男作僕，飾男為女作婢，共三十餘人，其最寵者已與偽婢白娟郎。知非常策，私挈娟郎遁於此處，慕郎君風雅，願委身焉。若勿播揚，可圖永好。」生詳詢娟郎，琴笑曰：「癡郎子得隴望蜀耶？」曰：「非也，卿戀僕則娟孤，戀娟則僕孤，合則均不孤耳。」曰：「渠頗倔強，恐不能如妾之自獻也，容徐圖之。」聽曉鐘動，披衣下榻，生挽留，琴不可，曰：「恐娟郎膽怯，醒又嬌啼耳。」生更乞先容，諾而去。

明夕，生預市小肴饌，沽綠酪，佈置整潔，早遣僕閉關以俟。更餘，果攜娟至，雲鬢蓬鬆，蓮鉤瘦削，紅巾掩口，宛轉嬌羞，見生欲前反退，嫋娜可憐。甫上階，幾為碧苺滑倒，生起挽扶，體輕于葉。與生略敘述，即偎燈斜坐。生讚歎，琴諧謔，娟惟含笑酬應。進三爵後，琴抽笛勸娟歌，娟不肯。琴曰：「我昨已出醜，妹何必諱？不過與郎君破寂耳。」生亦慫恿。娟輕點鳳鞋，手擊象箸，歌曰：

雙峽蝶，雙雙過牆東，剪綵善刻畫，造化夭無功，輕羅小扇撲入手，翻飛那許辨雌雄。

雌耶雄耶何必辨，花須一霎精靈現，可憐壓扁小書叢，猶向美人頭上顫。

歌已，硬咽欲泣，珠淚輕彈。生抱而慰之曰：「昨宵累卿獨宿，小生之過也，乞勿悲怨。」娟曰：「非也。奴兩人得侍郎君，死且不朽，但感觸往事，難制止耳。奴不勝杯酌，琴姊伴郎嘻，奴去休。」生急挽留，幾致屈膝。是夕遂三人一枕。們其下體，累累者偉男也，琴就其前，而生就其後，終夜翻騰，自古秘戲圖無此花樣。

晨起匿於暗帷中，遣僕辭主人，詭云：「性喜習靜，自能操作，無煩紀綱也。」僕去，終日扃雙扉，晝夜與共。書則代磨墨，餐則司烹飪，倦則互按摩，寢則共偎倚。琴猶佻撻，娟則貞靜溫婉。琴僅善歌，娟更弦索、書畫，無一不工。生喜曰：「卿等得一已難，況兼得乎？」娟笑曰：「癡生一箭射雙雕，不怕折祿耶？」琴笑曰：「妾等鬼狐

也，久則乘郎醉，嗽作糟貔肉，懼否？」生曰：「若葬于美人腹中，終勝齷齪死，非惟不懼，且所心願。」寺僧隅舍，時聞生齋喧笑聲，登鐘樓瞰之詳，奔告寇太史。轉詢生，曰：「舊僕耳，攜婦過江，適晤，留伴岑寂，無他也。」由是群審生有如願銀鹿，豔羨之。居此倏忽兩寒暑，生願老是鄉，每顧琴、娟曰：「倘積傭書值少許，當同歸，共白頭。」兩均微哂不答。再詢，則涔涔淚曰：「郎癡矣，琴老不過雞皮鶴髮，光頷童童，作寺人狀。娟老則髭出於腮，猶復纖足挪移，試問有何可愛？前魚之哭，一轉瞬耳。」生急撫慰，誓曰：「如以色衰負心，有如江水。」然兩小均忽忽不懌。昔金太守自生去後，頗悔，復偵實，更愧。頃訪其蹤跡，得確耗，飛函謝罪，堅乞惠臨，並寄五百金為贄。適家乘亦脫稿，喜告太史，太史置酒招飲，授金酬勞，且代贖車馬在途。別有日矣，忽晨起，琴娟不見，遍覓無跡，惟硯底留一短函書曰：

簫郎玉展：妾等非人非妖，乃含冤負草之鬼也。郎前生為三河富家子，妾等貧賤兒，與郎交最久，遂得郎周濟。郎嗜聲色，病垂危，彌留時托以幼子，妾等反誘其孤，蹈諸不義，卒攫贏金而破沃產，孤窮困，遂卒。訟于閻摩，罰俱投生京江，窩于王夢樓太史家為婢僕，嬌揉造作，同沽恩寵，儕輩妒嫉，殺之，瘞園中假山側，大史覺，亦不甚追究。閻摩宰判俱付輪回，琴為郎妻，娟為郎子。旋以郎今世多善籍，謂不合以淫魄汙清芬，竄妾等於露水司，僅許幽媾填報。至郎真眷屬，月下老已另繫紅絲，好音不遠。昨見閻摩，命投生金陵，琴孫家男，娟施家女，長即為配，先富後貧。本當拜辭，恐傷郎心，故留書以代面耳。郎晦運已盡，吉曜漸臨，從此優遊，諸維珍重。幸毋以妾等為念也。

又一行書曰：「一十四點，一十四口，兩頭一隻腳，六口兩隻腳，三口四隻腳。」末書「琴娘娟郎泣白。」生見之驚懼，若喪魂魄。人問何往？詭云：「先遣過江耳。」草草束裝，往踐太守約。舊雨再見，歡作可知。太守卓異升授江糧道，亦隨之任。夫人感生德，以中表妹妻生，米氏也。富家亦感生德，以美婢贈為妾，田氏也。妻不育，妾孿生二子，夢夭仙授異書二卷遂產，名伯曰典，仲曰冊。偶泄其遇，並述鬼謎告太守，恍然悟，笑曰：「一十四點者，米也。一十四口者，田也。兩隻為雙字，言公子孿生也。六口兩腳者，典也。三口四腳者，冊也。」後太守故，其子放逸，結匪友淫博，耗宦橐。盜扳論斬，生代為夤緣出縲紲，豢養之。典、冊長俱貴，仕有政聲。生私訪孫、施兩姓，求三生，不可得。偶游太史廢園，求琴娟瘞骨處，亦不可得。勘破泡幻，鐫玉印懸襟上，文曰「看路滑。」撿得零釵剩粉、香扇荷囊等，同瘞一處，碣曰：「一對可憐蟲琴娘娟郎招魂合葬之墓。」宿邑劉大昌，曾晤上官生，云：娟郎書法，酷似夢樓太史云。

懊儂氏曰：前生已被奇汙，至死猶償　　債。一對可憐蟲，真苦惱眾生耳。太史公以奇法淫，不問而知其在泥犁獄。上官生固真情種，然非一念之善，則命宮中早注有女艾男婁之令嗣，為斷鶴續鳧之後身矣。噫，可懼哉！

戴笠先生像

張承烈，字梧泉，吳江貧諸生。兩入秋闈不第，而米鹽瑣瑣，乞貸無門，遂棄舉子業，專以遊幕為生活。時年已不惑矣，應南河范司馬之聘司筆劄，東南相得甚歡。範本昊人，而己則以順天籍作宦，子侄行仍應江南試。頃屆棘闈，范公子與范之東床均年少，願觀光。范謂張曰：「兒輩乞先生導引，兼為先生卜鴻飛。」曰：「某荒蕪幾成白腹矣，頻年為客，何有十載寒窗苦耶？且阮囊羞澀，故不願作金陵遊。」曰：「旅費無慮也，請以白鏹五十兩相贈，為闈中器具之需。縱如先生言，不過繳白卷登藍榜，然兒輩已蒙指南矣，某感甚幸甚。」張無已，懷所贈，勉為一行。由袁浦抵金山，公子等登岸尋古跡，浼張守船。悶甚，船窗四辟，借看北固、浮玉諸山倒影江波，頓開俗抱，頗願戴笠續飯顆遊，恨未能也。棖觸之際，忽聞岸上有哭聲，童稚男婦音錯雜，甚悲苦，睇之，則一貧家婦，貌頗靜雅，抱五歲兒以互哭。旁立一窮少年，睨婦而獨哭。又遙立一皤腹賈，作山西腔，口嘵嘵似深厭男婦之哭。少年非儒非賈，頗尷尬，頗懦弱，且哭且慰婦，且自愧恨。婦則堅抱兒，目少年，又目皤腹賈，且瞪目視江水，點頭不已，而哭益哀痛，迫切不可名言矣。賈雖遠立，又時作催逼狀。

張審視不解所謂，急登岸，問少年。少年悲極，似有難言隱。堅詢之，曰：「此婦，某妻也。此兒，某子也。彼山西人者，某債主也。某賣來其為業，假山西人青蚨十數千為母金，詎運蹇，母耗盡，計子母合負五十餘千：萬無可償而彼又回籍，催索甚苛。無已，書身券與以妻，說成，恐鄰人笑，故攜至此以交割。婦不忍其子去，留不可，攜之舍之又不可。」言已，己亦悲不自勝，哭聲咽江濤矣。張乃詢賈曰：「汝意在得婦，意在得錢乎？」曰：「某所需者，孔方也。渠即以婦抵，尚當轉售，使之別抱琵琶耳。」遂以身券與張閱。張曰：「請毀若券，吾代償若負。」賈少猶夷，張大呼曰：「索負者償負，渠不曾貸汝閨中人，王法具在，敢強娶有夫之婦耶？」急返船，出範贈白銀五十兩，全與少年，曰：「償負外尚有盈餘，可復來其業。券已毀矣，後再勿頹墮，動棄糟糠也。」

夫婦收淚，急叩地，崩角有聲。賈亦義之，願遵議。少年問張姓名，曰：「無庸識真吾，但汝之姓氏居址告我，我秋試茂才也，容歸途順相訪，領取一杯茶足矣。」少年

曰：「西塢居，竇其姓。」婦更泣謝曰：「先生義俠，准許折蟾宮桂。奴還，日日焚香祝神天也。」遂堅請回踐約，張頷之，揮手使去。須臾，公子與東床回船，匆匆解纜去，張默不言前事。

抵白下，草草同應錄遺出，各人購考具，大忙。張若無事者然。期逼矣，仍蕭然寡興味。問考具，曰：「烏有。」問：「既有中散僻，何不遣奴子往購？」曰：「僕局外人，何需此零星者為？」公子窘急，興問罪師，曰：「實告君，僕蒙尊人所贈，詎心神亂，登舟時即遺失袁公路上矣。」曰：「嘻，世有荒率如我張先生者乎？」急出金為再購之。曰：「尚能作門外漢耶？」張無已，拼曳白汙卷以塞責。比入場，未封號門時，果尋至公子等兩處，代經營。略檢點，即入己號。三題下，竟棘手不能成一字，思索再三，汗涔涔不已。既而笑曰：「自尋苦惱，何其愚哉！」溫酒痛飲，倚三塊板上，且酣眠。仿佛見一戴笠叟，古貌古心，鬚髮如雪，褐衣棕屨，意致極閑。私憶矮屋中來此山林客，真無奇不有也。叟至張前，遽止步曰：「張梧泉為足下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何不作文？」告以難。曰：「僕世外人，有窗稿三作，即此題，請閱之。」乃擲一紙，與張披閱，則煌煌巨文，發揮切實，出色當行。張雒誦一遍，即讚歎不已。曰：「如不見唾棄，請贈之，斷非雷同，定能獲雋。」

張方謙遜，而叟仍戴笠飄然遽去。張驚醒，黃粱也。私憶所蹭，心記頗詳，急繕而讀之，聲震震出金石，允稱傑構。明日出，仍不言。比二場，公子曰：「我輩已悉其中況味矣。先生再推諉，即亦不強。」曰：「無須勸駕，僕當再去尋夢境也。」公子以為文劣，故作頹喪語，而張亦心疑此叟未必再至，姑去作幾希望。已而果至，贈經文五篇，均典重暢達，華贍絕倫，醒而直書，私幸便易極，但夢中終未一詢叟姓氏，倘高捷，他日將憑何答報供養，為缺陷耳。至三場，叟仍至，五策皆條對，極縷極詳。醒又忘詢姓氏。繕畢將繳卷，已而昏倦思睡，時尚早，姑倚壁眠。須臾，依稀見叟奔至，掀笠告張曰：「先生仔細，忘卻添注塗改矣。」張驀憶應之，遂持叟袂問姓氏，且表感佩忱。叟笑曰：「先生莫嘵嘵，且了正事，僕與君尚當重晤于京江市上耳。」堅詢之，則曰：「我戴笠先生也。」撒手遽逝。

張醒，視卷尾，果遺端書字數。出檢稿示人，莫不咋舌，驚其手筆。然尚未敢定其售否與高下也。歸舟重至舊泊處，則一人潛訪西塢竇氏來其店。彼夫婦衣漸周，歡迓曰：「張經魁來，張經魁來。」肅登後面小草堂，具杯酌，進叩賀曰：「先生高中經魁矣。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竇曰：「某夫婦自感先生援以余資作本，漸得蠅頭利，俾作苦，免凍餒。某婦富氏，乃父生前曾為廣文，有經學，善制藝，無子有一女，即婦也。日昨婦

夢乃父來告曰：『汝婿不自立，汝幾失節，賴張先生德，我感之，夢中報以三場文，已發刻，中第十八名經魁矣』。」張問富廣文是何等狀？婦襝衽曰：「君識得戴笠先生乎？」捧一畫幅至，曰：「此先廣文公小影也。」展之，則戴笠笑拈髭，與黑甜鄉中人絲毫不爽。張對像再拜，始詳述。婦感極而啼，堅留小盤桓，不可。視其子甚英俊，勉勵其必與讀書，好繼廣文志，問名而去。

榜發，果中十八名。然由是竟不克捷南宮，越三科，挑授湖南某縣令。適遇同年某太史由湘蒞江南學使任，邂逅話其事。太史詳詢竇氏子年貌名字，具告之。時竇氏子年甫十四，甚敏慧，解讀廣文遺稿。鄰人勸之觀場，母以齒稚不許，咸慫恿之，乃邀。太史賞取冠童子軍。張君，道光庚子經魁也，與陸君子英有素，子英為我言之。

懊儂氏曰：曹阿瞞生平惟贖文姬一事最為可人，然文姬猶失節婦，讀胡茄十八拍，千古有情人莫不為中郎流涕。若張君者，於汙潔幾希之頃，陌路倏忽之餘，竟能慷慨玉成，探懷而與，戴笠人那能不竭盡鬼力為伊捉刀？噫，人亦何樂而不為善哉？使阿瞞復生，當掀髯大笑曰：「張君，張君，孤則愧未能及。」

鹿女泉

佛經有鹿女，而江北古跡中亦有鹿女丹泉。嘗訪之，乃井也。在人家院宇中，亦無碑誌可考。偶晤甓湖釣叟，云：五代時，此處為優缽羅庵，庵之僧名大楞，募化修飾，焚修其中。雖近市而幽寂若深山，環植名花，搘以怪石，供禪悅。朝夕手汲井中泉加灌溉，養盆魚，哺籠鳥，已覺勞勞。一陝客更貽一白鹿雌者，曰：「此物極馴，不忍戕之，乞和尚收錄法座下，或可被佛蔭卜長生也。」僧亦受。其聲呦呦，角鬙鬙，為松關點綴，善視之。旋一閩僧名真悟，貌權奇，衣邋遢，飛錫五台回，掛褡於庵，與楞語內典，參箭鋒，頗首肯。惟睹花草動植，輒揮之以手曰：「速遣去！速遣去！」楞曰：「如來雖說空寂，然亦不禁生機，不然，則獅象龍虎其贅疣耶？」曰：「彼能空寂，則一切無罣礙，雖有獅象龍虎，如無獅象龍虎，始可有獅象龍虎。吾師道行淺薄，若徑取生機，則為欲為愛魔障，恐些子塵化為無量苦也。」楞不語。明日，真掉臂去。

久之，鹿更馴，銜落葉，供爨，齕庭草代鋤。僧出，則候門。僧歸，則侍立。僧敬佛，則屈兩足若跪拜。僧諷經，則翹雙耳若聽且鳴。尤奇者，僧晨夕小溺處有白石板，面微凹，鹿日以舌就溺跡舐之。僧雖心異，終愛其馴，不之怪。又二年，鹿忽皤其腹，常懶眠，不似前番勤。久之，腹愈皤。僧恐其風露清冷，為潔耳室幽僻處，藉槁如茵，

俾鹿寢，朝暮親哺之。一日打包往神居山，踽踽獨行，途中心憶鹿腹皤似孕，然絕無雄偶，孕奚成？憂之。明夕即歸，啟扃見彩雲如縷，香風四流，自鹿室中出。篝燈往視視，鹿正娩雛，貌甚苦惱，不敢看而意良不忍，親為禱於佛，乞慈悲，代懺悔。少時，雛墮地，啼呱呱，若嬰兒聲，再往覘視，果一好女子，白如瓠，眉目端麗妍秀，鹿方代舐身上血。僧大驚異，恐凍煞，急裂裂裝裹之，付鹿哺乳。向晨鐲戶，潛於質肆，購舊緇褓歸，衣鹿女。

恐外人見之，詫造黑白，堵室之門不能通，鑿一竇，通己榻後。親為送飲食，掃不潔。年余，鹿女稍長大，從不啼哭，日依鹿母嬉。見僧呀呀如欲語，僧亦愛如掌珍，時以果餌與之食，更為制衣衫。凡鹿母鞠育所不到者，僧為之。一日鹿母病，僧審視之，鹿崩角若叩首，並嗅女再四，又翹首視僧，若托孤狀。僧解其意，領其首，鹿膜目逮斃。其女淚涔涔亦不啼。僧即瘞鹿於室，諷經超薦焉。鄰有詢鹿者，云：逸去已久。女由是依僧如父，日居暗室趺坐母瘞處，目若瞑。夜閉戶，女出司灑掃。僧偶於燈下教之讀，過目成誦，間亦參語錄，解妙諦。僧偶紉破衲，女凝睇久之，即能工刺繡，常於燈下繡佛前幡蓋，極工巧，奪夜來。時女已荏苒十三齡，未嘗見一人，忽語僧曰：「兒非人間人，將騰霄上漢，為王母青鳥使。奈何日閉暗室如地獄？」僧泫然曰：「兒鹿產也，出見人，恐賈老僧禍。近吾尤憂之甚，倘一朝無常至，爾將何依？」女曰：「不然，師遍集檀越比邱優婆夷塞等詣庵為佛會，兒出見人，自有語。」僧不許。又三年，女十六，貌更麗，如天人。念四日浴佛節，庵例於是日集大眾諷經懺，邑之無賴輩亦叉手立庭際，觀壇場。

眾方擊磬宣祝，焚香通誠，梵唄聲嘈嘈焉，女忽破關冉冉出，禮佛畢。與眾和南眾愕貽無所措，無賴輩大哄曰：「咄，和尚房中藏嬌娃，為散花人耶？為摩登女耶？幸神佛靈顯，遣自敗露，不然巫山襖廟火，毋延燒鄰舍耶？」僧聞之大窘，不能道一字。眾方耳語，無賴輩遽揮老拳擊禿顱。僧哀呼曰：「兒，老僧為汝雞肋斷矣，曷救吾？」

女聞之，徐戟纖指曰：「止！」無賴輩即癡立如泥塑，如木偶。又戟指亂搖曰：「顛！」無賴子即滾地如怒獅，曲踴如跳神。又戟指亂畫曰：「打！」無賴子即自批頰，自揪髮，復互詈互撻自踐踏。眾憚而哀之，女微笑曰：「姑看眾菩薩分中，恕汝曹。」無賴子即豁然醒。女亭亭升毗爐趺坐，說鹿母受生，蒙師豢養種種因緣畢，即說偈曰：

眾香國裡來，眾香國裡去。但是有因緣，誓不隨鬼趣。井中一甕水，清澈碧玻璃。

中有眾香國，誤者成泥犁。咦，嘵嘵作麼生，一夢此時醒。

南無西方遊戲寶勝佛菩薩。

誦聲未已，遽踴身投井中，骨冬有聲，泉激濺如碎珠。眾大聲呼救，欲撈之，已無及矣。牆外鄰家亦有一井，地脈素通，女從此井投，忽從彼井起，彩衣立雲中，下顧致聲珍重，飛入重霄，其影頓小。眾羅拜呼仙人，歡喜讚歎而去。

僧由是毀女所居室，露鹿墓，護以竹欄，植以蘭桂。忽于墓上產紫色靈芝一株，僧服已，體頓輕，心愈朗，功愈進。倏又十餘載，庵中香火鼎盛，緇流雲集，服井水無不生勇猛心。僧偶於庭中賞花，睇井照自家影，忽笑曰：「咦，如是耶！」入室更衣，沐浴禮佛畢，趺坐禪床，不言不笑，問之亦不答。

明日，房闥未啟，呼之不應，聽之闃如。眾破關入覘之，圓寂矣。年余，客有遊太行山，見此僧騎白鹿，手捧經卷，後隨髻女托缽負禪杖，其行如飛。

懊儂氏曰：世有雞窠小兒，後有鹿胎仙女。理之所必無，情之所或有也。彼寒山拾得，非大徹大悟，為佛界之善知識耶。一切大歡喜，聊作如是觀。

鐵簪子

渦陽農家子鄭鴻妻，官氏，年四十，孿生子，面貌舉止絲毫無異，惟衣以青綠分伯仲。伯名璠，仲名璵。璠為潁州刑案吏，娶殷氏，婚匝月即束裝之潁。璵未婚，在家事定省，供樵汲，遂廢呫嗶，而態度雅潔，人皆目為文學士，忘其為農家流也。

偶荷鋤入山，于石隙拾得古鐵簪，上有文曰：「莫子作鐵簪，熔金精，滌邪穢，朝百靈，辟水火，禦刀兵，綰我短髮光日星。」愛其潔朴，藏之於幘。歸詢村學究，曰：「此仙人莫月鼎之遺物也。」璵正玩弄，突接兄璠家書云，被仇案牽控坐舞弊收獄，乞仲氏來急鴿原難，死無憾。璵大慟，婉告翁媼，售產措百金，徒步往。至則兄果困縲紲，賂監者始入，抱持哭失聲。出則傭於縉紳家，得值供囚飯。泣訴諸執事，訟終不能解。一日，攜酒漿饋兄，璠對之硬咽曰：「倚閭望固足慟，新婚別，亦難堪耳。」璵思良久，慨然曰：「此讞量不至死，不過羈時日，幸兄弟面目同，願代兄囚。」爰以半金啗獄卒，

余付兄，乃釋兄而縶己。臨別告兄曰：「歸致老親阿嫂珍重，毋以璵為念。倘瘐死，有夢寐，好相見也。」璠歸，詭云璵故，已擇地葬。一家聞之哭，鄰里無老稚涕。璠由是日擁豔妻，不再作刀筆吏。

璵性最勤，監禁中，晨起必灑掃神堂，無點塵。獄吏憐愛之，且微審其代兄囚，尤義之，脫銀鐺，補充頭人，司擊柝，璵始無大苦。而所司益勤，夜下璵環巡，高唱哀哀警眾眠。一夕微倦，倚壁略合眸，心驚，斜睨東壁古槐下，有毛物逡巡出，脫皮如蛻，化作白衫美女子，肌膚雪映，雲鬢鴉垂，自卷其皮，壓石砌下，然後望月稽首拜，口吐玻璃丸五，仰首微噓，丸上下斷續，陸離閃灼，激月光成五色雲。炊許，丸一一入咽，依舊衣皮入槐根下。璵心審為狐，秘不告人。明夜，月更朗，度必出，漏靜伏瞰之。少頃，果如前狀，置皮安妥，微步下階，戲如故。璵出，攫皮坐身下，俟物戲正酣，抽柝徐擊，聲登登。女子大驚，急收丸，索衣不可得，向璵拜。不為動，憤怒欲用武，瞰璵頭上鐵簪有寶光如電，大驚，跪而哀之曰：「妾九尾狐也，大丹已成，飛升不遠，惜�generated尚不能遽去，乞賜還，當如願奉報。」曰：「吾聞爾輩得一丹，必蠱一少年死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誠有之。然妾幼遵希夷五禽經，不須惑人。凡惑人者，光冷淡如青磷，運氣者光燦爛如寶珠，是可辨耳。」曰：「汝但不惑人，僕亦不須此。」即擲皮與女。喜而再拜曰：「君仁人也，試問何所求？」曰：「僕亦無所求，但日困犴狴，如籠鳥井蛙，頗羨道侶，來去自由耳。」女聞之，即吐出一丸，授使吞服。璵掬掌凝視，果赤如火珠，一喘息，丸即飛入口，宛熱湯澆胸膈，奇暖莫名。欲揖而謝之，女已飄忽去。

翌晨，大病，皮縷縷欲裂，骨震震有聲，吐瀉極頹憊。醫官診云：「病劇恐莫瘳。」獄吏言于大府，拔牢籠，更驛役，諭愈即差遣。璵困處驛館中，輾轉土　　，一燈熒熒，忽女子悄然掩入曰：「二郎憊耶？日昨所贈者，百年物，星月之精也，世俗人服之，肢節寸寸換，慎勿誤為病。」袖出一丹，小如豆，與之服，果頓清醒。遂伏枕拜女，詢何日可生還？曰：「豈但生還，尚有意外喜。然妾尚奉求一物。」問：「何物？」曰：「時未至，不預告也。」問姓氏，曰：「有急難時，但呼花吉祥雲娘子，妾即至矣。」言已趨出。

藥病霍然，晨起芻秣雖勞，較之囹圄，猶逸也。且雙瞳炯炯若曙星，凡書卷之未謀面者，一見瞭然。偶侍太守游西湖，遇道士授以秘笈，朱文丹篆，皆風禽奇遁之學。問：「何名？」曰：「歸問雲娘子自知。」月餘，女偶至，以道士詢，曰：「有緣哉，渠名古丈夫，不易以秘法示人。」明晨，郡署突回祿，妖鳥呼嘻咄，烈焰四圍，太守倉卒奔出，僅以身免。官吏窘急，咸云：「印在內廨案上，燦燦者是，誰能一攫出？」璵隨眾

汲水，聞女在耳畔悄呼曰：「二郎，可先取印出，是一好機會。」曰：「火烈奈何？」曰：「君髻上鐵簪不畏火。」聞之，遂聳身飛入，焰果紛讓，雙手捧印出，呈太守，千萬人無不咋舌。太守悲曰：「印出矣，尚有嬌女樓居晨妝，有能救出者，即以妻之，無食言。」璵曰：「諾。」再飛入，火已逼樓，見有兩紅衣人夾女坐，出索將綰。璵入，大叱紅衣人曰：「鐵簪真人來救渠，姑舍去！」璵負女急奔出，回視妝樓，已成煨燼。

火熄，璵倦臥不能起。丙夜女來賀曰：「公冶出獄，又作新郎，何太喜耶？然太守焚署，終不了事，後圃英石作舞鶴形者，下有窖藏，可取出，助彼丈人峰。」璵漫應之。

次日，太守集議賠補，頗以囊橐慮。璵入以女言告。試往掘，果盈坎皆黃白數千金。不日興工，署更鼎新焉。太守為璵釋罪，置酒祖餞，然絕不言姻事，色忸怩而口囁嚅。璵微窺太守意，慨然曰：「某待罪，得放歸田里，與骨肉聚首，願已足，敢望非分乎？」太守曰：「君子達人，不妨明告，弱息嬌惰慣，恐不願嫁田舍郎，且幼已許字同里年家子，倉卒一言，不足信葭莩。無已願奉千金，為君家大人壽。」璵遜謝力卻，不敢受。

明即備車馬送之歸。下車入門，一家皆狂奔嘩噪，驚以為鬼。璵婉陳所以，眾始審璠前之誆。入見二老，均鬘鑠。忽禦人齎木匣於庭，曰：「官府留贈汝。」欲追詰之，而禦已馳遠。視封鐍甚固，啟之皆金珠，數符千金。獻翁媼，一室咸喜。惟璠則愧而逃遁，杳無跡。翁媼悲曰：「汝生回，吾心慰，汝兄逃，吾心仍不能慰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兄行行即歸耳。」索碗水，抽鐵簪畫水再四，旋碗口，須臾潑於庭，而兄果貿貿返，握手心酸，悲喜交集。蓋兄逸去，方覓渡船，至中流，忽迴旋無定向，抵岸過小橋，一童子導之行曰：「夕陽墮矣，大郎欲覓宿，前有客館甚清潔。」隨之入門，宛然逆旅，再一凝神，則自家也。大駭，不敢言，然心益愧恧。又見多金，思獨鯨吞，置毒餅中與璵食。旋即腹暴痛，面青紫，口吁吁若牛喘，父母奔視窘無計。璵驀憶，大呼雲娘子，女應聲至，掀簾入笑曰：「二郎病耶？急含鐵簪於口，可愈。」璵抽簪銜少時，女自後驀擊其背，大咳，哇出餅毒，猶突突躍地上。女辭別，璵挽之，女笑曰：「二娘事亦大累人，蹇修不易為也。」趨出，頓杳。

所謂二娘者，箏娘也。箏娘者，潁郡李太守女也。李太守洛陽人，妻歿遺二子一女，太守留二子於家，攜妾與女之任。女見背父約，且聞將訂婚於大姓，憤往說父曰：「兒聞女子事人以身，今身已附鄭郎背，奈何又他適？且鄭有德於吾家，背之恐不祥，請父憐女，仍踐前日言。」太守怒曰：「渠農人，將隨之饁耕田間耶？」曰：「父以農人為賤乎？鄭郎即貧為丐兒，尚隨之去，矧饁耕尚有冀缺風。」太守終不聽。女泣曰：「父

讀書成進士，即不知楚女季竿嫁鐘建故事乎？」痛哭，憤不食。夜深，易男子裝，攜婢竊馬竄郊野。忽一白衫女子策黑衛前行，頻回顧，問曰：「官人將何之？」曰：「渦水。」曰：「省識渦人鄭二郎名璵者乎？」曰：「僕正尋渠，文字交耳。」曰：「大佳，鄭吾中表弟也，裙釵獨行不便，乞官人挈帶可乎？」曰：「善。」行四五日，徑抵村門，白衫女子指曰：「此即二郎家，君先入，妾尚欲迂西鄰姨母家。」箏娘下騎，婢扶之入，驀與璵遇。驚詢：「何處貴人，下顧草野？」泣曰：「妾穎太守女李箏娘也。」登堂縷述顛末，璵太息曰：「僕近已勘破泡幻，擬絕世緣，卿那患無金龜婿，何事苦糾纏？」曰：「君自糾纏，奚怨妾也？凡為女子，皆當遠丈夫，郎于烈焰中負妾出，是天欲殺之而郎生之，既生而又棄之，可謂為仁乎？妾義無他適，千辛萬苦始至此，若憎妾陋，甯甘妾媵，不願更節操。」

璵引之拜翁媼，見其豔麗，驚為天人。女伏叩曰：「賢郎曾負兒于背，乞舅姑憐鑒。」翁媼曰：「得兒為婦，尚復何言，誠恐尊人偵至，累及犬子。」曰：「南山之石可爛，北海之波可竭，頭可斷，此身不可轉。刀鋸鼎鑊，兒自任之，無預賢郎事也。」翁命媼為改妝，夜隨媼眠，自攜璵同寢。云：「俟風聲定，再諏吉。」璠喜，策馬往郡自首，將傾璵。其仇聞訟解，尚切齒，時欲得璠而甘心。突遇諸途，即嗾僕毆之，璠怒詈，挾歸扃土室，苦更勝於繫牢獄。璵聞之，即仗劍往援，不可得。訴于太守，太守正失女，尋無耗，聞璵言，疑已成嘉禮，無如何。遣兵役索璠出，交璵曰：「小女已遣奉箕帚，令兄救出陷阱，君之德已酬矣，嗣後請勿往來貽五馬羞。」璵曰：「某呼籲于郡父母，非呼助于妻父母也！」，憤攜兄歸。即日成花燭，拼與太守絕。箏娘事舅姑至孝，毫無貴介氣。事嫂亦得體。日課婢僕耕織，井井皆有條。璵曰：「古有神仙眷，卿知之耶？稚川移居，藍橋覓杵，伯陽拔宅，載在典冊，不乏其人。未審卿意其仙眷耶，抑俗偶耶？」曰：「妾聞諺云：嫁雞逐雞，嫁狗逐狗。夫子倡而新婦隨之。獨活之草，不足揚新芬，同功之繭，庶可成治理。郎既慕白雲，妾亦非慕軟紅塵者。」璵曰：「善。」

即授以仙法，明為夫婦而暗實道伴也。年餘，璠生子女各一。璵喜告箏娘曰：「吾無憂矣。」又年余，翁媼偕亡，哀毀盡禮。窀穸始安，璠嘵嘵欲析居。璵曰：「二老屍骨未寒，即瓜分其產，可乎？」璠怒，詈且撻，殷氏亦時于閨中施惡聲。璵均忍受。箏娘曰：「妾與郎所以滯跡塵世者，為高堂耳。今已矣，復何戀？」璵曰：「諾。」

晨起，祭木主，辭別哥嫂，攜一僕一婢，僅駕空車粼粼向西去。數年後，李太守竟以墨敗，籍沒削職回鄉里。時妾已歿，煢煢自憐。道出高山，遇響馬賊剪徑。正危急，見一古裝羽士杖劍自高峰絕頂飛下，賊咸披靡驚逸。視羽士非他，鄭璵也。殷殷拜車下，

執半子禮甚恭。自云山居不遠，堅乞過從。至岩壑奇特處，有極大閥閱，春深銅面，個個浮漚，門以內畫棟文疏，窅邃偉麗，僕從如織，妾媵如花。登其堂，則彝鼎、圖書、棋枰、茗具咸備。東壁設一白玉盎，大如甕，內浸赤玉蓮花，綠玉蓮葉，長七尺餘。西壁設一水晶瓶，內插珊瑚樹，長九尺餘，襯一鳥尾，金翠燦爛，非鳳非孔雀，不得主名，長七尺餘。瓶更瑩澈，內外可鑒。中設瑤琴，鐫字曰：鈞天清閟。四壁繪六合內外七十二洞天福地圖。璵與外舅寒暄未已，忽諸姬傳報夫人出。環珮珊珊，霞裳月帔，視之果箏娘也。拜問起居，泣曰：「兒不肖，背父潛逃，今實無顏相見。」太守默默不能答，涔涔淚沾襟。

霎時燈燭輝映，舉室通明，開筵勸餐，水陸雜治，內多奇品，鮮能知味。隨來僕夫，亦有稿賞，痛飲極歡。旋有美婢入報花吉祥雲娘子至。肅入一美人，夫婦讓高坐，美人對太守略襝衽曰：「向在長者宇下，何圖於此處覿面？」又顧箏娘笑曰：「妹子尚記並轡引導時乎？太翁來，當興問罪師。」箏娘曰：「姊姊厚德，愚夫婦刻不忘，何罪之可問？」曰：「妹既不忘，乞假妹夫鐵簪，綰三四日，即反璧，可邀金允否？」問何用？曰：「吾輩功成，須得古聖神仙佛一遺物佩之，方可朝木公、謁金母。三入太行尋堯琴，兩赴湘江覓舜舄，四登會稽求禹劍，均為毒龍所守，不可得。無奈何，始來奉假耳。」璵聞即持贈曰：「請為瓊報，無事珠還。」美人起，拜謝興辭，冉冉至中庭，霹靂遽逝。

客去，視太守，已醉眠榻上。璵亦詣內，留箏娘坐候之。晨光透入，太守醒，箏娘已具盥櫛進，告父曰：「阿婿尚醉眠，不及送翁行，遣兒候于此，奉丹藥一丸，黃金百鎰，古錦百端為壽。」太守戀戀，問箏娘何時得歸寧？曰：「天涯海角，如幾席耳。萍跡無憑，不能預訂。」問有何囑？曰：「父歸脫宦情，了　　債，積盛德，光後賢。」禦人催行，惘惘遽別。行四五里，登嶺回眺，猶見箏娘癡立，與諸婢指點狀。又二年，太守長子貴，思妹甚殷，適奉旨祭篙山，細搜碉穀，每遇樵豎行腳，輒以鄭璵問，咸云不識。忽逢一道士，問如前。道士驚曰：「禁聲！何遽唐突妄呼鄭真人諱，我輩僅敢呼鐵簪子耳。箏夫人所善雲娘子朝天回，帝授崑崙第五耕福洞天都總管，不久書來，招真人全家拔宅去，同住仙山。貴人向何處尋姻婭？」問道士名氏，曰：「卜古丈夫也。」言訖不見。璠之後裔尚有居瓦梁者。鄭岫喬茂才，璠之耳孫也，從戎江上時，為我言之詳。

懊儂氏曰：二鄭墮地時辰同，長而聲音笑貌亦同，何性之賢愚又不同耶？倘小為差池，子平家猶得曰：是有前後刻也。若二鄭者，別仙凡之遠矣，判人禽之關矣。宜乎柳家惠、蹠，宋氏郊、祁，各不同趣。余嘗謂富貴窮通，其權操於天，聖神仙佛，其權操於己。

海濱古鐵

余僑寓鹽城時，見東街有古鐵板七塊，若鋪街石，光燦燦，甚巨。縣署庫中一，共成數之八。土人以為鹽之古跡，莫古於四義八鐵。義者，井也。鹽水苦咸，此井獨甘冽，傳為漢孫堅宰鹽瀆時所浚。鐵則傳為薛仁貴跨海征東時，鑄以壓戰艦，防波濤掀簸，捷歸留此。語亦近理。

然吾每閱古叢書，載前人誤掘古陵寢，中既遍堆牝蠣殼，上畫春工，更多積大鐵板。注云：所以防蛟龍也。鹽城近海，安知非前人設此，為防蛟龍淩齧乎？且城名瓢，安知非堪輿家鑒其形勢，恐其瓢泊，特鑄以鎮壓之歟？及游範公堤，則堤上亦間有古鐵，或如磐之折，剪之交，璧之半，周規曲尺，其形不一。於此益可信防蛟龍之說矣。

即如運河堤上有鐵犀虎辟潮，更可為證。所尤奇者，同治二年春，撚匪竄阜寧。次年復來擾鄉村，焚掠極慘，直至範堤。欲渡，為雷神港所隔，視射陽湖濱亦有大古鐵。欲熔為炮子，竭數十人力始掀起，立不僕，背有咸通年號，眾賊凝視，疑為寶。

鐵耷然倒，壓斃賊党十餘人。賊首怒，聚薪焚三日，始熔為彈，攜去。旋于濮州一帶遇王師，開仗即用鐵彈塞炮，炮忽反擊，轟斃賊，中偽王一名。噫，古鐵其有神與？則又不僅能辟蛟龍、禦潮患已也。

金奴玉液硯

閩有閔士奇，向為收藏賞鑒家。偶遊寧波骨董肆中，見有古硯一方，石則非端、非歙，紋質尚細膩，試墨不粗，頂有巨池，池上平面寬半寸許，刻兩足印，如八字分排。異之，不識其源，問骨董客，亦不識。

姑以青蚨一竿購之歸，裝以海梅匣，藏之巾箱中。遍檢博古圖以及硯譜，均無此款識。旋游山陰鴛鴦湖，臨水人家有小聚落，居然成市。酒家門首，列爛銅碎玉數十件，一老叟盲且聾，坐守之，旁侍禿髮童，所以代目、替問答者，如水母之有蝦也。閔如碧眼賈，到處輒止。見銅玉，恐有奇品淪沒鄉村，姑檢閱搜尋，冀得于萬一。其友拉去覓飲，閔不應，惟彎腰凝睇，一一過目。忽見一二寸許小銅人，眉目端好，跣雙足，丫髻朱唇，著短褲襠，一手指天，一手畫地。心計曰：「其太子佛耶？」然亦不甚似，愛其

色黃如金，貌酷似孩提，神致得天趣，意購歸置案頭盆山上。問其值，童高聲問叟，叟曰：「銅人耶？大奇，昨宵夢與小兒嬉，醒即枕上摸索得之，其實不願售，客既珍愛，請以銀一兩攜去。」閔喜，即解腰橐碎銀如數與之，友方怨其值昂。閔攜回，就燈下把玩，視銅人兩足指爪紋理，分明如生。驀憶硯首兩足印，安之或符合，可立而不僕。急於巾箱中取出，試之，毫不枘鑿，竟與硯為一物分而復合者也。然究不知古人製造之由。明晨起，欲作書，呼僮取水，僮適他去，閔以墨濺唾，先試硯材良否。甫著硯，銅人口中忽吐水于池，適符磨墨所需者，大駭。卓午後，再磨亦然，百試百驗，不知水從何來。狂喜，珍同連城，不輕易示儕輩，歡忭攜歸。閔加錦篋數重，藏之密室。一夕醉寢，夢一紅衣小兒戲於前，揖而告之曰：「吾金石之精也，山靈萃星月雷電精氣，結巨石中，將成以獻上方，作玉清文房。詎甫成形，即為採石人誤碎其璞，山靈惡沾濁氛，棄而不顧，吾與硯從此入人間。在宋居賈似道家，明居魏忠賢家，皆秘藏不敢泄。旋即散失，分兩處。昨為公攜歸，劍合珠還，原第一美事。然藏我者多不利。頃審伽藍寺監齋像將落成，易送我去，俾工人藏神腹中，感且不朽。不然，則殃及無悔也。」閔醒而不之異。次兩夕，又入夢，囑更堅。異之。

往寺訪詢神像，果成一半，腹尚空洞。益奇，然終不能舍。明晨，硯篋封鐍如故，啟而視之，則石在而銅人杳。遍覓不得，急往寺再探詢，則銅人繫塑工腰下。問何來？曰：「大奇，昨夜夢與小兒語，求我藏伊神腹中，醒即於被頭得此物，姑繫腰作玩好耳。」閔欲以銀一兩購回，工不可，哀再三，工人必欲銀五兩始售，如數與之。攜歸，益珍藏，倩道流書五雷符鎮之。夜聞篋中銅人聲啾啾，似語如詈，聲尖促，如蒼蠅啼。

一日過湖，硯在篋中，鐍甚固，水面無風，舟忽覆。閔幾遭沒頂，賴漁人救得生。出重資募善泅者撈所失物，一一置岸上，均無恙，惟篋中硯在而銅人復杳，蓋符遇水浸破故耳。大懊惱，必欲得之而後返。索三日，湖水為渾，竟不可得。閔如癡迷，日對硯上足印長太息，繼之以淚。

明年清明，其僕掃墓湖上，遇見漁人舉網得銅人，急以重價購歸慰主。閔見之，如攫天上月，喜躍若狂，立出銀廿兩獎僕。恐銅人再化去，牢執腕中，倩道流丹書符籙於銅人背，又鐫八卦于硯陰，鐫五獄真形於硯篋，重重包裹，銅人遂不能遁。然磨墨時，即亦不復吐水。閔知其通靈，疑為嬌憤，姑俟其怒解，或仍吐水，亦未可料。由是藏十日始取出磨墨一次，用時先焚異香，供清泉，己則正襟危坐，如對神明。

月餘再磨墨，銅人色果若霧，口內復如泉之涓涓細流矣。大喜，益珍愛之若性命。

翌日，有龍鍾女冠子登門求見檀越晤敘，略詢蹤跡，語甚玄渺，忽瞪目呼曰：「老道有頑石，寄瀛潭有日，曷賜璧返可乎？」閔問：「向未謀面，何頑石之寄存？」曰：「銅人硯耳。」曰：「銅人與硯同命，僕與銅人同命，道人甯索僕命，毋索銅人硯。」女冠捧腹笑曰：「姑與檀越戲耳。君既寶此硯，知此硯何名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名尚不知，何得私為己有？此名金奴玉液硯，乃山川靈秀、星月精華凝結而成。恐久干造物忌，劫不能免，誠可惜耳。請佈施貧道，送歸故處，陰功不淺也。」閔窘急，幾痛哭。女冠仰天大笑曰：「銅人幸而成此質，何不幸一遇石工破其璞，再遇癡男子錮其身。數之所在，其能免乎？」拂袖出門，倏忽不見。

閔急詣內，啟篋視。銅人尚在，惟眼眶隱隱有淚痕，甚不可測。一日，天忽雷雨，電繞所居室，烈火走金蛇，大雷隨震，若破柱。閔正驚懼，忽疾雷一聲，如有鬼物穿窗入，煙霧遂迷。閔亦耳聾膽裂，蜷伏幾榻下，不敢動。須臾，雨霧雷收聲，起視室中各物均無恙，惟藏硯篋重重破損，視硯則擊裂為二，銅人則首級斷矣，背上丹書如以水洗去，更以神篆若滴淚痕，盤曲不能辨。閔大哭，急以虎膠合其視，聯銅人首，于假山後石隙瘞之。夜夢小兒來，頸有血痕，怨閔曰：「因公禁錮，致遭雷擊，請延高僧，為我諷妙蓮經解劫咒萬遍，或可療頸創。不然，當請公偕亡。」閔醒而志之。售良田，果招僧為諷經咒，開道場四十九日。功德滿，瘞硯處忽破裂。視之，斷者已續，無痕跡矣。惟磨墨不能再吐水。

閔後壽八十病終，易簀時，遺命其子孫以硯殉葬。後人恐有昭陵之禍，違遺命，斧碎其硯，火熔其銅人，亦無他異。

懊儂氏曰：荊璞反偽，燕石方真，古今同一好惡。至於躍冶之金、能言之石，更為怪異，何足寶耶？而騃豎子什襲而藏，且津津說夢中之夢，妖由人興，情態亦何可笑？彼子孫竟能矯亂命，斧而碎之，火而熔之，除惡務本，彼子孫有焉。

冰炭緣

吾鄉程禹山孝廉，著有《冰炭緣》說部，兵燹後，失其稿。餘髫齡讀之，頗解頤。其略云：大瀛海之北有國曰冰。雪海雪山，環植琪花瑤草。南有國曰炭。火山火井，環植火樹銀花。有長堤一線以通之，北淨土，南劫灰，築成曰縷堤。有橋以界之，下通清濁流，曰爐橋。有關以鎮之，磚甓皆溫暖玉，曰鼎關。兩國相距，計十二萬里，久不通問。

突厥國王膺奇疾，煩悶狂瞀，禱於炎帝，罔效。迺召醫國手亞利鶉鴣視疾，蹙額而對曰：「大王龍體違和，由於面熱而心冷，陰虛而陽炙，非服冰桃莫廖。惟桃乃冰國產，途遙不易至，奈何？"王下詔，宣善於詞令、不辱君命者，充皇華使。榜國門，三日無一應。亞利氏迺拜手稽首上疏曰：「臣雖冷面，而有熱腸，蒙大王青眼，委以赤心，拔臣於荒落遐陬，置臣以溫泉燠館。清夜捫心，敢不摩頂捐軀，圖報萬一。今以綏山之甘，作秦庭之請，臣不才，願假以火棗十斛，火鳥一雙，火齊百顆，再修尺一書，臣憑三寸舌，往說彼國，或可效張騫出使折大宛奇芳，漢武延年，賴瑤池碩果，則天下幸甚。」

王覽表大喜，可其奏，遂載寶而行。冰之氓正登涼觀，憑爽閣，滌霜毫於冰甌，歌白雪，相征逐。忽睹紅雲冉冉，薰風陶陶，自天外來，執之，炭使也。達于朝，王召見於水晶之域，光明之藏，元武之殿。亞利舞蹈跪拜訖，方欲呈國書、獻寶物、舒霧顏、作溫語，而國王已洞察之。蓋國人渾身如素琉璃，肺腑瑩澈，王尤甚焉。乃拈冰髭，微笑曰：「卿遠來為冰桃乎？土產耳，市上一文錢貨盈筐。昔先王暮年好道，曾求爾國火浣布煉丹藥，靳不與。今事急求人，得毋為天下笑乎？貨幣煩攜去，桃遍野，卿自采之可也。」

王語冷侵骨，使汗流俠背，乃再拜興辭。及晤士大夫，莫不豁達殷懇，杯酒盤桓。乘間賄寺人，謁衷羌氏，始留寶，採桃並雪藕雪蛆各異味，歸獻王。果脆比哀家，甜如密父，澌齒鎮心，疾頓愈。賜獎亞利氏為上大夫平章政事。詔以桃實種上苑，久不萌，睨之枯矣。王恐難再得。時王世子溫蕊倪嬰者，貌偉麗，尚無婦。冰王女瓊枝尼姥者，貌纖妍，尚無夫。迺修幣納彩，仍召亞利往冰求婚。遂托羌為冰人，委禽妝。朝士僉曰：「不可。」王惑于羌，許築甥館，行王姬下嫁禮。

亞利氏飛章告王，先進長明燈、自然鼎、照乘珠，當溫台焉。比世子來，火樹燭天，火城匝地，從者衣繡裳，然寶炬，鼓朱弦，擁護世子登火輪，馭以火龍一，火馬二。按轡徐行，登堂拜冰翁。應對便捷，賜宴於小廣寒清虛之府，彈冰瑟，叩冰盤，嗷嘈數聲，淒入心肺。宮嬪淡掃蛾眉者數輩，從容捧主出。甫與交拜，世子即寒噤戰慄，不能自持。旋有內侍宣敕曰：「吉夕良辰，人間天上，雀屏妙選，牛女奇緣，准賜爾附馬宮主合巹於冰壺殿。籲琴瑟鼓鐘，雙雙靜好，無負朕意，欽哉。」

拜謝訖，晝燭盈盈，宮漏寂寂，人靜矣。世子揭巾微睨，則見臂玉鬟雲，人世無匹。愛之極，擁抱入懷，忽覺冷氣一縷，從主髮膚中沖出，齒震震，毛森森，玉樓起粟矣。

明日病，王賜冰蠶所織冰綃一襲衣之，病更劇。召亞利氏診之，曰：「吾主病，服桃愈，此丈人家果也，曷服之？」甫食一枚，竟薨。主哭之痛，淚下成紅冰。亞利氏懼罪自殺。

自思罪首者羌，擊殺，投之雪窖中，化為老元緒。炭王聞之，痛且怒，遣將火牛奔德沖，副以火鼠屈德通，率甲士布火雲陣，兼程伐冰。冰王登陴，覽敵旗畫蚩尤噴霧狀，大恐，勉集方巾道服文弱之儔出戰。三戰三北，急閉城，堅壁清野。牛攻城如沸湯，鼠掘地若增灶。王無如何，築壇，丙夜禱于神，文曰：「臣德涼薄，致膺奇厄，噬臍剝膚，焦頭爛額，釜魚焰騰，甕鱉炭炙，伏乞穹蒼，俯賜矜恤燃箕，罷煎抽薪，沐德頑炎立除，感而且泣。」焚帛稽首，拜哭失聲。主痛父熱惱，乾急無策，亦抽刃斷纖指，供神食，乞神佑。

是時，刁斗森嚴，忽聞空際步虛聲，有天女絕豔，騎白虎，臨壇挽主手曰：「爾識我乎？為憐爾孝來救。」詰朝選壯士伏城闉，開關拍虎項曰：「神奴兒去休！」虎咆哮出，毛出水如雨，口吐雹如炮，敵大敗。忽又滾地化一小兒，雪為膚，玉為貌，笑容可掬，袖出短笛吹之，敵癡立如木偶。天女揮壯士破敵，虎遂手縛火牛，繫組獻俘。天女曰：「無傷也。」鼠逋告炭，果卑詞厚禮求和。縱牛歸，王詢曰：「爾牛萬人敵也，何辱國？」曰：「臣死罪，本擬踏碎丈人峰，填平玉女盆，不知何處牧豎子，口角吹噓，使人短氣，非戰之罪也。」是捷也，炭不復燃，冰賴以豎。天女辭欲去，主牽衣流涕曰：「兒命薄，幾傾國。鏡破矣，弦斷矣，無再適之理，願隨去供驅策，請父王割萬不可忍之愛。」

天女頷而撫其背曰：「善哉。」主滾地遂化為鳳，乃謂王曰：「實告殿下，妾秦樓吹簫女弄玉座下鳳也，誤驅遣，逃至下界，為爾女，吳家阿姊以神奴相假，頃得珠還。願留神奴鎮鼎關，待一百二十甲子轉頭時，堤消橋斷，兩國不通，當賜還也。」王驚，再拜曰：「敢不如命。」天女攬裙跨鳳，天風浪浪，彩雲縷縷，俄頃飛去。王封神奴為虎臣和氣將軍。炭王聞之色變，曰：「彼國其真無敵乎？」

懊儂氏曰：天地有陽即有陰，有寒即有暑，往來消長，然後四象成，萬物茁焉。若冰主者，品非不高，行非不潔，卒之枯陰不生，老陰必死，又何待一使遙通，萬騎遝至，始謂之不祥哉？此聖人所以為天下萬世慮，而立中庸之說。

賣兒田

桃源河北，有大市廛曰眾興。其地多天方人，尤多飲博無賴子。一哈姓叟，專事宰牛，設肆飯過客之同教者。生子名烺，娶教中馬姓女，兩小頗相愛，事翁亦婉順得體。女家居崔鎮，相距二十里。時十一月，女忽思歸寧省雙親，烺不忍拂，告諸翁。翁命以醃牛脯肝肚零星橐而付女，攜奉伊親，為禦冬旨蓄。女感謝。

烺識字，日坐肆中司簿籍，翁又不使送女，路途既熟，女又向不纏雙跌，故遣之自回也。女行至中途，天忽雪，始猶冒雪行，繼則雪如掌，迷不辨路，欲就村中宿，則一望寥闊無人煙，欲勉力行，則天又欲暮，雪不止。無已，視路旁有土地祠，門開，可暫避。趨入，見有安東少年推下澤車者，已先在焉。少年坐倚東壁，女遂倚西壁。約略問訊，互相慰勞。女瞷少年美于其夫，心愛好之。少頃，少年欲碾車他適，女極意挽留作伴。少年曰：「我來此久，腹中餒甚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易耳。」手拈橐中物，與之食。夜即潛就少年寢，曰：「彼此無袱被，曷互抱，可分暖。」少年曰：「神明在上，我不敢。」女強之，始允。少年本偉男，迎送得女喜。事訖酣寢。晨視雪霏，少年辭欲去，女更分贈橐中物，曰：「以此作乾糧，表奴心。」少年受之，亦不及訊姓氏居址，匆匆分手。女向西，少年向東。抵眾興時，已卓午，見哈叟飯館甚雅潔，停車門首，趨索酒飯。自以女所持贈者，索臠刀縷切下酒。

店主人潛視客所啖者，似自家所市脯，再視逼真，心甚疑駭。遂就與殷勤，乘間問客所攜何處來？客且啖且笑曰：「大便易。」縷述昨宵事。主人聞之，色暴變，即又強制笑曰：「客獨飲，不畏岑寂耶？請少住，俟我瀹清茗來，為客解渴。」言已，趨告其父，又縷述客所語。其父趨視之，果然。再與語，亦同，大駭。其子憤極，無策。其父曰：「毋躁，曷留客宿於家，爾呼婦來，駢斬之便了。」其子豁然悟曰：「善。」視客大醉，且昨宵勞碌，意甚憊。其父曰：「客尚欲行耶？」曰：「行耳。」曰：「日已下舂，雖行未必達。曷權就敝廬一止宿。客愛友，絕不較房值也。」曰：「萍水交，打攪不當。」曰：「是何言與？四海皆兄弟，子不聞乎？」客喜，父子引導入後宅耳房中，四壁蘆葦編就，加以堊圬，中有短榻，其子攜衾枕來，極款洽。客方謙遜，其子遽反扃其扉，曰：「客請早寢，此間多狗盜，不得不珍重耳。」言已徑去。客鼾臥，意甚得。須臾，酒醒，視室暗如漆，燈早滅，聽街柝登登，不能眠。心憶主人喬梓，何如是好客？身有火具，鑽火篝燈照四壁，環掛牛骨角，累累縷縷然。心驀憶主人乃回教，昨宵私媾者莫非其兒媳？然則醉後語泄，幽我於此，潛懷殺機與？愈思愈真，愈恐懼，大窘。知門已反鐍不得出，視葦壁不甚堅，急吹燈，譜挖壁洞，蛇行出，竄入荒野，天明辨路，得命狂奔去。

其子當少年寢時，已裹刃衣內，辭父奔外家，持燈夜行。晨始達，入門與外父母略寒溫，即索婦歸。外父母詫而留之，曰：「昨始歸，何遽催返？」曰：「父暴病，遣侍湯藥需人耳。」言已，徑招其妻行，妻欲早妝偕返，不許。按之急走，卓午始詣鎮。妻前行，甫越重闥，烺閉戶，遽抽刃，從背後斬之，頭落地屍倒，倚屐廖。翁見之，急破耳室門索客，杳無跡，視葦壁有洞，雪光透入室，知逸去，始窘曰：「殺奸殺雙，頃只斬爾婦，奈何？」子亦無計。翁囑其子堅閉門，坐守屍。己即從洞出，往求計於鎮之某先生，蓋熟讀《鄧思賢》之書者也。踵門告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但求妙算活吾兒。河口有二頃膏腴田，方如印，乃集數十年殺牛之資，計六百金購得者，願為公壽。券在此，不吝也。」某籌度再三，既概受其田，曰：「得之矣。鎮中闢茸兒好夜博，五鼓始歸，爾夜開半扉而半掩之，露小燈光，爾父子袖刃掩門後，無論何人，若瞰燈入吸淡芭蕉，驀起執而斬之。但有雙髑髏，頸血模糊，誰辨之耶？官即驗新舊血，但圖案結，量不深苛。若舍此求第二策，雖諸葛復生，亦將束手。」

翁喜，歸果如某言伺之。甫四更，即有一人，氈笠蓋腦門，目近視，逡巡門外，遽掩入，甫以短煙筒出向火。其子之刀已飛去，首脆截如斷瓜，移近婦屍，挑兩首入城報邑宰。宰即來驗，伍伯登場，觀者如堵。眾視女屍果烺婦，男屍非他，某先生長子也。眾知某之子雖不端，然與烺婦向未通言笑，又視其血跡不一，大疑。宰審確，亦心疑，呼某來，諭即認屍領葬，疑必肆鬧，而某竟服貼領去，惟掩淚恨子之不肖而已。

宰歸，欲根究之，司閽者偵知所以。蓋某心豔哈叟田，授以計，並未告其子，亦萬不料其是夜適博歸過肆門，即刀下死。歸告邑宰，宰為之吐舌，案結。至今河口二頃田宛在，依舊膏腴，而田主已迭更姓。行人指視歎息，猶呼曰：賣兒田。

懊儂氏曰：虎雖至惡，不食其兒。人雖至愚，有自殺其子者乎？涎此數畝地，遂斬其宗祀，天之報施當矣，捷矣！好訟之書名鄧思賢，見《輟耕錄》。易云：訟則終凶。況借此殺人以利己者乎，噫！

北極毘耶島

客有駕海舶遊滄溟，見波濤汩沒中，時現島嶼，或喬松古柏，或月榭風臺，或僅荒煙蔓草，知有奇境，欲往覽焉。舟子曰：「不可，海路莫造次，恐有性命憂。」蓋境愈奇，則毒蟲愈夥，縹緲蜃氣，實所以惑人也。尤奇者，海客談松江朱笏嶺孝廉事。

道光某科，孝廉赴京兆試，落第，由天津乘海舶歸，行較捷。甫出大洋，即遇颶，簸蕩舟覆，舟子盡喪魚腹。惟孝廉抱一朽木，隨風播揚，不知幾千里。兩日抵一島，嵯峨怪石，石隙古樹大參天，樹根縷縷，若藤蘿穿石達而拖于水。遂舍木攀根猱升，始登岸，山深氣肅，杳無人蹤，怪鳥晝號，蛟螭夜舞。孝廉餒且懼，既而自思餓亦死，曷拼飫虎狼，或可窮其源。

循岩拾級，繚曲幽深，逾一磵，飛爆潺潺，兩壁如夾，壁有光，鑒人影，石有火，若天星。繞潭撫壁行，忽得一洞，門半掩，大喜。視門首有石額，鐫蝌蚪文曰：「北極毗耶島瓊雲洞天。」入則別有世界，路漸坦平，遠遠有人家，若小村落，疊亂石子為屋，撦巨蠣殼為門。遇一樵者，就與乞食。樵者問何來？告以故。曰：「有緣哉，洞門三年一開，乃陰極陽生之日，子適逢其會耳。盍隨我歸。」村人聞客自天朝來，爭來問訊，競具壺觴，且為烘濕衣，設寢榻，意甚殷。孝廉感且詢，曰：「島中沃產良田，頗能自給，惟近島有大小沙一百六十餘所，能膠舟，向不通中華，君乘馮夷至，將安歸乎？」乃泫然曰：「僕死不足惜，惟家有白頭母，嬌妻幼子，為戀戀耳。」眾聞之，淚亦涔涔，似動情，告慰曰：「吾輩隸阿羅伊尼霍道人管領，明日請導往，見而哀之，或得計。」

翌晨，眾來喚起，進松子餅、藤花糕。餐已，偕入城郭。人民熙攘，無異中華。至道人門，眾與司閽者語良久，頃聽傳呼，孝廉僂入伏謁，道人答拜，肅入座。視道人黃冠朱履，鶴氅翩躚，左右侍僚，面如冠玉。道人殷殷問行蹤，孝廉縷述，且求援。曰：「時未至，曷能遽為力。茫茫孤嶼，文星忽臨，僕正有所求，豈非天乎？中原才士必熟六經，乞為蚩蚩者日授一二，感不可言。」孝廉遜再四曰：「丈夫騰霄出塵，廣搜秘笈，安用人間呫嗶耶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仙佛無不從聖經出，而況其他。」引之一處，石堂三楹，亦極宏敞，斗室一笏，可供起居。道人遣兩童子服役，日送兩餐，亦甘旨。問弟子，笑指堂後壁一古洞，門扃鐍甚固，曰：「在此也。乞每晨隔壁口，授使若輩同聲習之，即沾化雨無量。」孝廉意甚惑，姑試為之，呼眾生聽口授，內噭應曰：「諾。」雒誦琅琅，音則蒼嫩不一。居兩載餘，悶甚，偶閱其門，則巨石而灌以鐵汁，師生雖不面，然久亦聞聲而辨某某，名則皆咬牙吃舌字，不甚記憶。主人事大忙，亦不常親炙。私詢童子，喁喁，「師耐守，或可生還。毋嘵嘵問也。」

忽道人翩翩來，曰：「明日有機會，可送君歸。」孝廉感謝，喜極而悲，曰：「行將別矣，但師生兩載，如隔萬重山，究何故，乞明示，祛懷抱。」曰：「此島為大瀛海極北處，闌干北斗，遙掛南天，陰極陽生，地土溫煦，語言清楚，反與震旦國相仿，其實有不同。上帝因島中有幽窟如泥犁，命錮古今惡物如魍魎閃屍等，諭某主之，每逢紅

羊赤馬，准此輩一生中土，為人民災。老夫所以浼高人者，欲為若輩稍化氣質，或荼毒略簡耳。」曰：「吾國堯舜當陽，四民樂業，何劫之有？」曰：「陽極生陰，亂極思治，所以黃帝時亦有蚩尤，堯舜代亦有苗危。旋即撲滅，仍幽於此。」

孝廉素好奇，聞之，堅求暫辟雙扉，俾略覘視。道人以手拍項曰：「此事大不易。」既而轉念曰：「使之預睹文人面，亦大好。」言已趨入，更華陽巾，登雲履，錦袍玉帶如王者，隨以武士皆金甲，侍以美女，皆羽妝，士皆仗戈刃，女皆捧香爐，哀哀奏仙樂，聲甚淒。道人秉笏設祭，匍匐告天，口喃喃良久，治起執麈尾，西向立，孝廉東向立。一武士努目登堂，以金斧撾門三通，門砉然開，黑氣腥風團團滾滾從門內出，道人咒再四，始盡。有光一線，依稀見洞中物，或人首飛走，或獸體語言，怪怪奇奇，窮極變相，倏一九首人蟒，目睒閃，欲奔出。道人大喝，急以麈尾拂獸環，門頓闔。再拜，加以符籙，扃如故。

笑曰：「賢高足，子見乎？」孝廉悚惕，不知云何。少頃盛治觴飲，山海珍錯，為孝廉祖餞。酒數行，道人口吐大赤珠懸空隙，一室如火城，不假燈燭也。痛飲雄譚，賓主互醉，道人拔兩銅劍起舞，盤旋左右，躍入雲際，如龍之翱翔，倏離倏合，目為之迷。舞已，扣槃而歌曰：

金烏玉兔如晶球，茫茫六合如浮漚。六合以外究何物，問天不語呼閻浮。自顧平生亦莽蕩，何幸海嶠司羈囚。我有古純鉤，倒插崑崙山上頭。誰言山蒼蒼，我有飛紅梁。誰言海茫茫，我有青雀舫。以舫送子休踟躇，家有白頭啼老烏。

歌已，仰天歎。孝廉亦唏噓泣下。須臾天明，送之山下，橫一枯槎，植布帆碧色。孝廉見無舟子，不敢登。促之，始登，寬僅容膝。囑曰：「第閉目寢，勿問遠邇，自能抵珂鄉。」又與一囊，紉而封之，中累累。曰：「兩年修脯耳。」孝廉受而置身側，欲拱謝，道人遽揮以羽扇，槎如箭離弦，頃若萬餘里，驀聽人聲嘈嘈，宛鄉音。正傾聽，忽槎觸岸頓止。起視之，海寧也。負囊躍登岸，回視枯槎頓縮，猶當時朽木，上有斷蘆桂樹葉而已。泛泛水濱，忽杳。

急買舟回家。至則家人輩見之，皆卻走。呼與語，始審家人疑為死，已為立木主祀中堂。其母猶健飯，妻子無恙。出囊中物，視之珠也，貨之得巨富。至咸豐十年，粵寇大亂，竄擾蘇松，而孝廉已故。遺命其子挈眷早他徙。偽王某率逆黨攻城，偶經孝廉墓，忽凝視其碑誌，啞然曰：「咦，朱先生耶！」呼眾羅拜，加封植而後去。

懊儂氏曰：嘗聞駕海舶者患海鬼夜叉，每鼓浪覆舟，必以預蓄字紙灰當風一揚，彼得灰一口，即貼服鼓舞而退。蓋彼腹有聖人字跡，始投生中華耳。觀此愈徵文字若是靈異。然粵匪之猖獗也，首在燒毀書籍，又何故與？余家三世所藏，盡付祖龍之劫，秉筆至此，涕泅滂沱。

神燈

明世宗時，沿海倭寇之虐，古所未有。己未夏，賊由吳淞至狼山，將奔山陽，淮人震恐。江北巡撫李遂提兵疾走，從間道來，由吾鄉至寶應，遂夜入淮安。部署定，潛師姚家蕩。明日合戰，賊稍卻，奔廟灣，公率師大破之。

公之子名材者，舉人，年方二十餘，勢急白于父，徑發司庫金，募死士三千人，自將擊之，果敗走。公策其必由泰州趨江都，犯天長，圖窺鳳泗。素審揚州都閫司沃公諱田者，勇絕倫，飛令飭之。沃公奉命，整偏師，張旗鼓以待。明日，賊果至，奮勇兜擊，斬截無算。賊窮促，趨天長，公率師追剿。逾秦欄，天欲暮，兩材官跪請曰：「窮寇勿追，且天長為鄰封。」公曰：「吾奉李中丞節制，殺賊救民。能驅賊，害鄰乎？」叱之進，而賊已在天長之東崇家岡，掘陷馬坑數十處，伏以待。公至，陰雲四塞，昏霧亂垂，不辨路徑。方欲以石鑽火燃炬，突聞賊起，馬驚逸，墮坑塹，遂遇害，兩材官亦殉。

吾鄉築外城，建擋軍樓，團防禦倭甚嚴肅。賊至，正欲攻擊，偵李公子將領兵追至，遂急趨宣家河。蓋欲由龍岡東陽等處向西竄。時吾二世祖以文人習武備，鄉居臨河。聞賊至，家人盡刺船，潛入後湖蘆葦多處。吾祖瞰壁懸咸彘肩、雞、魚甚夥，將蓄以禦冬者，笑曰：「如此甘旨，何必享賊？」乃自執炊爨，白粲盈釜，氣蒸騰，雞豚亦熟。甫執匕，聞前村馬鈴聲。覘之，見海王頭怒馬如飛，荷雕弧，握佩刀如霜，大股至，急挈兩釜蓋，出奔後湖。賊射之，以釜蓋為盾，矢如蝟集，而公已遁入水雲深處。賊入門見釜內物大喜曰：「若以肴啖我，奈何仇之？」因肆啖，留佩刀一，鬼臉錢數百，書壁曰：「遺此報賢東道主。」

公歸，視刃鞘，鏤金嵌八寶，刃則銛利如雪，寶之。聞沃公殉倭難，糾鄉之父老，禮葬于岡之陽，兩材官瘞左右。呈請詳奏，得封號，碑曰：「敕封鎮遠將軍某某之墓。」又立祠于龍興集，在吾宅西五十余步。沃公有靈，歲放神燈，晶熒遍山谷，或隨風舞，或掛樹行，或如陣圖，或似鹵簿，或緩或急，窮極變相。士人以之驗豐歉，祀甚虔。亂

後，餘回里，門巷全墟，遍地瓦礫，沃公墓道既無恙，祠堂碑亦巍然獨存，蓋有鬼神呵護也。

宓珠

莫公子鎔生，西浙人，美丰姿，喜修飾，自詡為羊車中人。失怙恃，幸依乃叔某太史公。年十七，因丁壬錯迕，尚未下玉鏡臺。太史官京師，公子家居，漸知盜僕婦，太史夫人不知也。浙之大家，多傭貧家女司女紅，蕩者恒與主人私。夫人素審西鄙顧某婦葉氏賢，浼佃人郎當往募。婦來，則攜一幼女名宓珠者，荊釵韋布，婀娜可人，年十五，即能拈針襄母勞。公子驀見女，即瑩瑩眼垂青，而女多避匿，不能與之語。葉氏偶小恙，公子為折券量藥，極殷勤。小愈，使女出拜，挽以手，始得與女語。然欲挑之者屢矣，苦無隙。一日，葉侍夫人看園中牡丹，公子袖荔枝翩然至，適女獨處操刀尺，見而欲逸，為其所阻。問曰：「公子將何為？」面赧心忐忑，不能吐一字，久始戰兢以荔枝進，女堅卻不顧。公子情急，拼決裂，曰：「小生為卿，骨柴立，夢顛倒矣。」言次，欲攬其袖，女欲號。公子懼，去猶回顧曰：「忍哉，卿也！」他日又蹈隙往，仍如前狀。女投剪而起曰：「妾雖貧，非歌陌上桑者，公子好自愛。」公子灑涕曰：「小生不敢望非禮，不過乞卿一言，訂三生約耳。否則為卿死，恐不能視卿獨生。」女思之良久曰：「公子深情，已篆心曲，但未審以妾為婦耶？為妾與婢耶？」曰：「妻也，若以卿為妾，不怕折壽算與？」女信之，曰：「雞鶩得隨鳳皇，誠家長之所深願，若媒灼往，無不諧。」曰：「是非先與卿盟不可。」突夫人至，見女與公子語，以為兩小無猜，不深疑。一夕，女坐空庭望月，公子瞰人靜，脅入己室，相與拜雙星，盟百年，然後扶之榻上坐。欲與亂，即嬌嗔曰：「先汙後嫁，他時花燭，郎能信其貞耶？」公子敬愛，欲互贈佩玉，曰：「妾之一身皆郎所有矣，何必重物？」旋見花枝弄影，疑懼遽去。葉事蔵，將告歸，女更私囑公子曰：「前夕之盟，可信否耶？」曰：「天日之誓，何能兒戲。」女流涕曰：「公子閥閱，恐非寒家所稱，即不敢拗長上，成敵體。然柳枝、桃葉，亦妾所甘。倘負斯盟，妾有死耳。」

公子以巾代拭淚曰：「此固小生日夜所籌者，行當婉陳夫人玉成之。夫人慈，卿所知也。倘中變，小生亦死以報卿。」女歡喜斂袖曰：「郎真有情人也，昔有盲者推妾命，云有夫人分，今果然耶。」再三叮囑而別。而生終未敢以此意達夫人。時太史已外任成都太守，遣伻接眷走巴蜀，公子與焉。太史見其玉立頗不群，愛而撫摩曰：「阿侄好努力讀經史。我已聘得吳侍禦女，名晨香者，為汝婦。渠家無白腹東床也。」公子佯拜謝，而心終戀宓珠。

既而轉念曰：「危矣哉，幸未汙渠清白也。」一朝親迎，視晨香美絕倫，且工吟詠，媵婢亦端麗，較宓珠且有上下床之別。私心自笑曰：「昔何餓眼，抑見之不廣也？危矣哉！幸未以佩玉為質也。」時新傭劉嫗，女紅不亞葉氏，惟居恒白晝掩關眠，以為病，不之異。晨香命婢子小鸞師事劉，笑謂公子曰：「他日為郎作小星。」夫人亦笑謂：「此婢頗肖顧女宓珠，特不如其慧耳。」時宓珠居鄉里，年已及笄，夕蔔燈花，晨占鵲語，而公子久無耗，枕上淚痕滿焉。其父顧某將聯婚於東村某大戶。女窘急，私告于姨，姨疑已破瓜，女泣白其無。探隱處，仍處子。往詢女母，茫然；轉告顧某，大怒，仍執目前議，女泣曰：「莫公子誓言在耳，背之不祥，乞父往詢。渠如無其事，兒甘心嫁田舍郎。」姨亦慫之曰：「事若真，豈不為門楣光？」適郎當將往蜀，即浼為傳語。郎至，見上下均稱娘子美而賢，即錯愕不敢啟齒。歸告所以，顧誚女曰：「若何？汝曷對鏡自照，髮蓬蓬尚欲嫁金龜婿耶？」女默然。

東村某大戶遂委禽，資頗豐。是夕女猶與母絮絮語，明晨寢門堅閉，辟之，則已梁上雉經矣。大戶索聘資甚急，某益怒，罵婦曰：「不端婦，始生不肖女，行當斧鑽加汝頸。」婦既痛且辱，哀哭至夜午，亦逡巡自掛東南枝。

顧某欲興訟，鄰曰：「勢既懸，又無憑，奈何？」乃草草薄殮母子，瘞北邙。迢迢數千里，公子誠不知也。一日閨中偶與小鸞嬉，劉嶇目之，笑吃吃不休。公子曰：「婆子癲病作耶？」曰：「某非癲也，公子忍哉！」公子大詫曰：「請問。」乃屏而問故，曰：「公子曾戲一垂髫人否？」曰：「良子天人尚隴蜀耶？」曰：「里居耳。」曰：「無。」曰：「顧宓珠何人耶？」乃惶遽不知所云。曰：「冤　　哉，渠為公子背盟，母子斃命，訟諸閻摩，准其報冤，索公子償。我此郡勾魂使也，日昨郡神准浙神劄，知渠渡關津，須時日，先與我勾票，即公子名，尚懵懵耶？素因夫人遇我厚，始泄，拼冥責。」

公子長跪乞援，曰：「且往告夫人。」夫人亦哀嫗，曰：「事只一線望，未審娘子允否？如書結髮顧氏宓珠木主祀中堂，渠來必憑人作鬼語，一家慰且憐，哀且敬，渠心軟，或金鈴繫解仍渠一人。」夫人婉商于晨香，晨香曰：「但能救夫，何惜讓虛名？」太史急為延僧宣梵唄，祝生天，正懺悔諷誦間，嫗忽奔入曰：「來矣。」小鸞突倒地，旋躍起，拉公子袂，怒曰：「薄幸郎，安樂耶？」晨香急抱婢大哭曰：「姊姊且須臾，是非姊姊木主供中堂耶？是非元配荊人姊姊名耶？堂上藶莆稱夫人，皆非姊叔姑耶？此邦二千石稱太尊者，非姊叔舅耶？姊自戕，得耗後，一家為姊哭幾昏，姊知其事耶？郎即不義，姊即不憐妹苦耶？妹已兩月妊，他日即姊姊兒，姊不知耶？」且言且哭不輟，

婢瞠視良久曰：「咦，我竟不知妹子若是之可人，我今悔此一死，且悔孟浪告閻羅。」夫人亦對之哭曰：「兒死不識我耶？當日在我家喜嚼荔枝，恒蓄以飼汝，忘卻耶？汝愛繡牡丹枝，我教汝畫幀，又忘卻耶？前本我之昏瞽，非公子忍，不能恕耶？今佛迦拔汝，能消受耶？」婢亦哭曰：「兒亦何敢忘夫人德？」遂與舊相識者一二問訊，且曆述自戕苦。生前好負手支頤，仍一一如前態。夜夕，晨香潛生他處，己與婢聯榻眠，情話極友愛，圍棋吟詩，與晨香角。夫人問：「兒不工此，何頃藝之增？」曰：「鬼靈於人也。」住三日，忽呼公子至，慟數其罪曰：「吾恕汝還，自去解訟獄。所以然者，看吳家妹子面情耳。僥倖哉，郎也！薄幸哉，郎也！」又回看晨香曰：「我為妹子送一石麟來，兼以報夫人。」言已倒地，婢遽醒，昏昏如久病之乍瘳者。遽索劉嫗，而嫗已睡昏昏，至夕始蘇。曰：「頃送宓娘登程，語剌剌不休，想一去不來矣。」

公子聞之深自慶倖。晨香娩期，果生一子，極英俊，湯餅筵開，小鸞鴦忽又倒地作宓珠語，曰：「妹子速為薄幸郎預後事，不可挽回矣。」問：「前已蒙姊恕，何又毀議？」曰：「我已休矣，奈我母死太苦，訟不已，浙之神亦怒其儇薄，許對質地下。已置小房舍，獄具，當斷之成幽婚，亦無大苦也。」婢子旋蘇，而公子倒地斃矣。晨香守節教子，年二十八歲，忽微恙，夕起凝妝，作詩一律，跌坐而逝。詩曰：

鸞孤影只劇堪哀，眉鎖雙峰鎮不開。原為槁砧甘篋室，依然冤獄赴泉臺。

九原早有司香伴，七字虛拋詠絮才。寄語人問裙屐輩，慎毋薄幸累金釵。

懊儂氏曰：莫公子風流自賞，一旦負盟，雖非汙而棄之尚無所逃於天地間也，況李十郎一流人物乎？讀《紫釵記》夢鞋一折，始知仗劍黃衫，不若紅顏厲鬼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